

宋遺民福建大儒熊禾及其詩歌作品析論 ——兼述詩歌內容之區域文化觀照

王次澄*

摘要

熊禾（1247-1312）為元初大儒，亦為南宋福建遺民群體的傑出代表人物，但有關其生平的文獻記載卻極為簡略。本文第一節乃考述熊氏之字號、家世、生卒年、仕宦、學術承傳、治學理念、著作等。本論文第二節敘述熊禾《勿軒集》之刊刻與流傳。第三節則分為閩學與朱熹、牧民與行道、儒教與興學、時事與民生、觸景興感、因事寄情等六項主題，剖析熊禾詩歌之內容，並兼述其詩歌之修辭特色。第四節是闡釋熊禾詩歌內容與區域文化的關聯，分為福建地理與歷史之記述、閩學之承繼與傳揚、區域之經濟與物產、區域地標景觀武夷山等四小節敘述。

關鍵詞：宋遺民、福建、熊禾、區域文化、勿軒集

* 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

投稿日期：97.8.22；接受刊登日期：97.10.15；最後修訂日期：97.10.25

The Song Loyalist and Fujian Confucian Scholar Xiong He and His Poetry

—with a Discussion of His Poetry and Regional Culture

Tzi-cheng Wang*

Abstract

Xiong He (1247-1312) was a major Confucian figure of the early Yuan period, and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Fujian loyalists of the Southern Song, but records on his life are limited. The first section discusses Xiong He's courtesy name and literary name, family background, dates, official career, scholastic lineage, ideas concerning scholarship, and writings, etc. The second section concentrates on the public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his *Wuxuan ji* (Wuxuan collection). The third section discusses his poetry under six headings, including the Fujian School of Neo-Confucianism and Zhu Xi, governing the people and carrying out the Confucian way, Confucian teachings and setting up schools, contemporary events and the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 thoughts and feelings arising from landscape views, and thoughts and feelings arising from situations, and ends with a brief discussion of his use of allusion and choice of diction. The fourth section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 poetry and regional culture under four topics: his description of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the Fujian area, his continu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the Fujian School of Neo-Confucianism, regional economy and products, and Mount Wuyi, the representative view of the region.

Keywords: Song dynasty loyalists, Fujian, Xiong He, regional culture, *Wuxuan ji* (Wuxuan collection)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Received August 22, 2008; accepted October 15, 2008; last revised October 25, 2008.

前 言

福建文化勃興於宋朝，《宋史·地理志》謂：「(閩人)多向學，喜講誦，好為文辭，登科第者尤多。」¹而以朱熹為首的「閩學」，乃宋代理學之主流之一，影響深遠，其所倡導的格物窮理、致知力行、躬行踐履等學說，對福建遺民堅持氣節、固窮守道具有鞭策鼓舞的作用。再就地理環境而言，福建三面環山，東臨大海，境內峻嶺連綿，河流湍急的特殊形勢，往往成為亂世的避難所及抵禦異族的後方基地。南宋臨安陷落後，楊淑妃和端宗趙昷等人亡走福建，短暫延續宋朝政權的慘痛史事，也形成屬籍福建且隱居福建的遺民人數眾多的原因。他們不但承繼「好學敏求」的地方人文傳統；同時實踐閩學「務實躬行」的精神，其言行、著作具有極濃厚的理學氣息，熊禾則是此群體的傑出代表人物。

熊禾生於宋理宗淳祐七年丁未(1247)，卒於元仁宗皇慶元年(1312)，享年六十六，名列《宋元學案》之〈潛庵學案〉，受業於劉敬堂，為朱熹之三傳弟子。咸淳十年(1274)登進士第，授汀州司戶參軍。宋亡之後，他以興學教育、著述立說、宣揚閩學道統為志業，平生著作等身，惜多已亡佚。《勿軒集》是熊禾少數較完整的傳世著作之一，也是研究其思想、情感之珍貴文獻。是集中之詩歌凡六十八題，一百一拾首。²古體詩作多於近體，與同一時期作家長於近體的情況不同。

熊禾為宋末元初大儒，然傳統文獻對其事蹟記載卻極為簡單，而一般文學史論述南宋遺民均略而未及之，即使在有關宋遺民的專著中，亦鮮見其名姓，故不揣譎陋，撰寫此文。全文除考述熊禾生平、詩集之流傳始末和詩歌風貌外，並剖析詩歌內容和福建區域人文之關聯，冀望能重現詩人之人格、思想和情懷之梗概，同時也借此呈現福建遺民文學中文化印記之一斑。

¹ 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89，頁2210。

²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所收四闋詞不計在內。

壹、生平考略

熊禾《宋史》、《元史》中均無傳，《新元史》補入〈儒林〉，然極為簡略。³其生平行跡主要見於楔處約〈勿軒先生傳〉、李讓〈題勿軒先生行狀〉、史葯房〈送勿軒先生歸武夷序〉⁴、黃宗羲撰、全祖望補《宋元學案·潛庵學案》、《建陽縣志·列傳》、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中之〈建寧熊勿軒先生禾學派〉和〈熊勿軒先生禾〉等。⁵上述資料中以楔處約〈勿軒先生傳〉、李讓〈題勿軒先生行狀〉兩篇最早，為後代史籍熊禾傳記的主要依據。朱鴻林先生認為兩文皆為明初的二手文字，作於熊禾謝世後九十年以上，記述不免有若干失誤。⁶檢視熊禾相關傳記史料，對其字號、生卒年、登第之年、任官所在地、學術師承等記載不一，且熊禾之家世背景、業師、道友、弟子、治學和撰述過程等，則多缺如。本節乃檢索相關史籍，輔以熊禾詩文作品，略為正偽與補白，冀能勾勒熊氏較完整之面貌。

一、字號、家世、生卒年

熊禾，本名鉢，後以「禾」名登進士第，遂習用禾。⁷初字位辛，又

³ 柯劭忞，《新元史》（天津：徐氏退耕堂，1916年），卷234，頁11a。

⁴ 楔處約、李讓、史葯房三文，見《熊勿軒先生文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年《四部叢書集成》正誼堂全書本），卷6〈附錄〉，頁1-7a。楔氏傳記另見於嘉靖《建陽縣志·藝文》卷中，明清兩代福建省府縣志，以及其他史書的熊禾傳記，基本上皆依據楔處約、李讓所寫的傳記載減而成。

⁵ 分見明·黃宗羲等著，《宋元學案》（臺北：世界書局，民國72年〔1983〕），卷64，頁1166-1167；趙模修，王寶仁纂，《建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民64年〔1975〕），頁1119-1120；清·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2年〔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460，頁466-468。

⁶ 朱鴻林，〈元儒熊禾的傳記問題〉，《慶祝楊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論文集》編委會，《慶祝楊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論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頁345-346。

⁷ 此說乃據《宋元學案》校者，清·馮雲濠及建寧府儒學訓導天台李讓所撰〈題勿軒先生行狀〉之說法。或有載籍如《建陽縣志》、《宋集珍本叢刊·重刊熊勿軒先生文集》、清·顧嗣立編《元詩選初集》〈勿軒先生熊鉢〉之簡介和坊間出版之相關著作，多認「禾」為本名，「鉢」為其後之更名，恐非，今從馮氏之說。

字去非，號勿軒、退齋，福建建陽人。⁸「世居鰲峰之陽」，為「兩錢公十六世孫」，「父諱學顯」。⁹「兩錢公」即熊袞，以忠孝美名流傳青史。《福建通志》載：

其先南昌人，避地入閩居建陽，唐昭宗朝袞為吏部尚書，性至孝，時當亂後，例無俸給，父□不能葬，天忽雨錢三日，乃畢葬事，餘錢悉以輸官，人稱為忠孝兩錢公。¹⁰

明人丘錫於英宗正統十四年（1449）所撰〈鰲峰書院記〉提及熊禾之家世云：

吾鄉熊氏中原文獻之家，唐季提兵入閩，而卜居於義寧山，子孫世業於儒，詩書禮樂之澤逮今猶昔。宋初有熊公知至，自號鰲峰先生，隱德不仕，立書院於鰲峰下，以詩鳴，得晚唐體，有《鰲峰隱人集》行於世。¹¹

熊知至其人，在《閩中理學淵源考·建陽熊氏家世學派》中有進一步的說明：

熊知至字意誠，建陽人，袞四世孫，博學工詩，天聖中五舉不第，歸鰲峰，有鰲峰隱人集。劉文簡贊之曰：鄉言善事，世號儒宗，止而不第，歸隱鰲峰，研精蠹簡，彈拊絲桐，愧無冰鑑，誰識臥龍。¹²

至於熊知至隱居鰲峰，命其文集為《鰲峰隱人集》，當與其祖先有關。

⁸ 趙模修、王寶仁纂，《建陽縣志》，卷 10，〈列傳〉，頁 26 云：「更名鉢，字位辛。」則「位辛」乃配合「鉢」名而來，故若鉢為本名，則位辛之字，當先於「去非」。

⁹ 明·倪處約，〈勿軒先生傳〉，《熊勿軒先生文集》，卷 6，〈附錄〉，頁 1、3 之語。

¹⁰ 清·謝道承等編纂，《福建通志·建寧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冊 529，頁 529-684。

¹¹ 明·丘錫，〈鰲峰書院記〉，《熊勿軒先生文集》，卷 6，頁 9。

¹² 清·李清馥，〈建陽熊氏家世學派〉，《閩中理學淵源考》，卷 32，頁 460-418、460-419。

嘉靖《建陽縣志·鰲峰書院》云：

在崇泰里熊墩，唐尚書熊祕建，歲久頽圯，國朝正統十三年，奉部符重建復圯，成化六年，副使何喬新重建，中為傳哀堂，以祀熊禾。¹³

此段記載結合前文考述，可將熊祕、熊袞、熊知至、熊禾連接為一譜系，前文引《福建通志》謂：「其（熊袞）先南昌人，避地入閩居建陽」，所指者當即唐代江西籍尚書熊祕，乃熊袞之父，熊禾的第十七世祖先，同時是位於建陽崇泰里熊墩的鰲峰書院創建人。¹⁴

據《潭陽熊氏宗譜》記載，建陽熊氏始祖熊祕於唐乾符年間從江西入閩，鎮守溫陵，後卜居於建陽崇泰里樟埠（今莒口），是為建陽熊氏西族，傳至十三世孫熊祖榮，因入鰲崇化里施家而成為書林熊氏之始祖。熊祖榮之孫忠信，宋端平二年（1235）進士，以建陽尉致仕，人稱提督公。熊忠信生天佑、天鏗、天儒三子，分為恭、儉、讓三房。明代極著名刻書家熊宗之是讓房熊天儒的曾孫。熊忠信當是熊禾之叔伯輩，而天佑、天鏗、天儒則為熊禾同輩兄弟。¹⁵由此，熊氏家族不僅是書香門第，且為建陽刻書業之佼佼者。

熊禾祖先世業於儒，忠孝傳家，不論仕隱，皆熱衷於興學教育，兼及地方刻書事業。熊禾隱居不仕，一生講學不輟，晚年創鰲峰書院，「沉酣經史、並包藝林」¹⁶的融通思維，蓋源於家風、家學及對先人之緬懷。

熊禾的母親亦系出名門，在他所撰〈麻沙劉氏族譜序〉中提及其母系血統云：

¹³ 明·馮繼科纂修，《建陽縣志·鰲峰書院》，《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冊10，頁413。

¹⁴ 朱鴻林，〈元儒熊禾的傳記問題〉，頁346。

¹⁵ 轉述自謝水順、李珽，《福建古代刻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284。

¹⁶ 見《重刊熊勿軒先生文集》，《宋集珍本叢刊》（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冊91，頁187上。

余母族麻沙劉氏，知為京兆洪固之族，而未能詳也。一日，母之從子君佐出示譜牒，乃靖肅胡公所序，謂麻沙之劉為西族，五夫之劉為東族，皆光州都督之後，唐末始居閩。……東族至忠顯資政公鞫始大，再傳寶學公子羽，又再傳忠肅樞密公瑛。西族則左史公崇文、忠簡殿院公欽、忠烈太尉公純，又最著者也。建自三代迄唐，人才通仕上國者蓋鮮，至宣、靖、炎、紹以來始盛，……東族三忠之節誼風烈，傳在國史；西族二忠，亦以直言矯節，雖鑄斤鑊烹不避。郡有乘，里有廟，皆可敦厲薄俗。且清平山先生子翬，以道德學問為文公師，右史公又受學文公之門，自此卒業者相繼，其淵源可謂遠矣。……劉氏族大蕃衍，詩書一脈，不替益隆，君佐亦能世其業者。¹⁷

熊禾母系劉氏於唐末移居福建，族人區分東、西，定居五夫（五夫鎮在福建崇安縣東南七十里，接建陽縣界）和麻沙（在福建建陽縣七十里），東、西二族多位先人因持操有節，「郡有乘，里有廟」。劉氏家族於宋代宣和、靖康、建炎、紹興（1119-1162）以來，人才輩出，尤以理學為盛。劉子翬是朱熹道學的啟蒙老師之一，而且長於詩文，對朱熹學術、文藝發展均深具影響。麻沙和五夫的理學和功名成就，為時人所宗，熊禾乃克紹箕裘，世其家業者。

文中提及「母之從子君佐」，又云「君佐亦能世其業者」。君佐即元代著名之刻書家劉君佐，而劉君佐則是前文所提及熊禾叔伯輩熊忠信的女婿。¹⁸

熊禾之生卒年文獻記載略有不同。楔處約〈勿軒先生傳〉云：「先生生於宋理宗淳祐七年丁未（1247）」，即元定宗之二年也；卒於元仁宗皇慶

¹⁷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冊18，卷588，頁547-548。

¹⁸ 參見《福建古代刻書》，頁284。

元年（1312），十月二十九日，葬於鰲峰之橫歷，壽六十。」¹⁹此為有關熊禾生卒年最詳細的記錄，然理宗淳祐七年至元仁宗皇慶元年，前後凡六十六年春秋，「壽六十」之估算，則明顯失誤，此失誤馮雲濠已加以考訂。²⁰惟目前宋代理學的相關著作多將熊禾之生年訂於西元 1253 年，即宋度宗寶祐元年，其享年適為六十，但不知依據為何？

二、舉業與仕宦

勿軒於〈謝鄉舉論學〉一文中，敘述其參加科舉考試之過程及心態甚詳：

某生長建之雲谷山中，少孤無似，從鄉先生學舉子業，未知學之為何事也。……又山林之性，不能俛仰趨媚，慧愚動趣撐觸，雖與欲有志當世，亦徒抱此炯炯耳。前年，因與計偕遊行都，飽觀時事，益自嘆學力本不逮，而又遇世難。於涉海不可以弊舟，將試，輒浩然有倦於功名之想望，幸然下第，益得窮其故學。……茲焉秋試，以親庭責望，不得不爾。……復玷選中，誠不自意。²¹

熊禾本有心出仕，成就經世濟民之事業，然而由於個性無法適應官場習氣，且觀察當時政治形勢後，幾乎打消功名之想，然奈於父母期望，不得已依然應舉，曾經落第，終於咸淳九年（1273）登進士第。

楔處約〈勿軒先生傳〉謂熊禾於「咸淳十年（1274）登進士第，授寧武司戶參軍」。²²然熊禾在〈佩韋齋文集序〉中自稱：「余亦癸酉（1273）

¹⁹ 明·楔處約，〈勿軒先生傳〉，《熊勿軒先生文集》，卷 6，頁 3。

²⁰ 清·王梓材、馮雲濠撰，張壽鏞補校，《宋元學案補遺》（臺北：世界書局，民國 63 年〔1974〕），冊 5，頁 2348。

²¹ 《全元文》，卷 587，頁 512。

²² 明·楔處約，〈勿軒先生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勿軒集八卷》；《閩中理學淵源考》，卷 37，〈熊勿軒先生禾〉；《四庫提要補正·勿軒集八卷》；《建陽縣志》，卷 10，〈列傳〉等均有相同記載。

進士。」²³癸酉為咸淳九年而非十年，則史家所記亦稍差，蓋熊禾實於二十七歲時中進士第。《宋元學案》及李讓〈題勿軒先生行狀〉謂「授汀州司戶參軍」，「汀州」、唐開元二十四年置州，宋隨唐置，元至元十五年改路，治所在長汀縣，位於閩西；²⁴而「寧武」，屬山西省，唐末置寧武軍，宋改寧化軍，領寧化縣，元為憲武、寶德、寧邊諸州地。²⁵信史記載相左，一時似無法釐清，然以地緣而論，應以「授汀州司戶參軍」為是。²⁶「司戶參軍」，即司戶參軍事，唐於府稱戶曹參軍，州稱司戶參軍，縣稱司戶佐。宋各州置司戶參軍，掌戶籍、賦稅、倉庫等事，²⁷司掌地方重要權責。

三、學術承傳

熊禾名列《宋元學案》之〈潛庵學案〉，受業於劉敬堂，為朱熹之三傳弟子。惟楔處約〈勿軒先生傳〉曰：「志宗濂洛之學，乃訪文公之門輔氏，而從游焉。」²⁸明黃宗羲《宋元學案》述其學術淵源云：「志濂洛之學，乃訪考亭之門人輔氏而從遊焉。」²⁹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建寧熊勿軒先生禾學派》亦云：「按勿軒熊氏禾，史載從浙東輔漢卿先生學。」³⁰輔氏漢卿，即潛庵先生輔廣，其後理學相關著作多從熊禾受業輔廣之說。清人王梓材、馮雲濠已糾其謬誤。王梓材云：

²³ 《勿軒集八卷》，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上海：上海書店，1998年），下冊，頁1392。

²⁴ 參清·顧祖禹，《讀史方輿記要·汀州府》，《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冊610，頁97-99。

²⁵ 可參閱王雲五主編，《嘉慶重修一統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12月），卷147，頁1792。

²⁶ 依托為許衡所作的吳高，〈熊氏文集序〉云：「授邵武司戶參軍」，朱鴻林從其說。

²⁷ 沈起煒，徐光烈編，《中國歷代職官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3年），頁130。
Charles O. Hucker, *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448.

²⁸ 明·楔處約，〈勿軒先生傳〉，《熊勿軒先生文集》，卷6，頁2。

²⁹ 《宋元學案》，頁1166。

³⁰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37，頁466。

董丞相槐為嘉定六年（1213）進士，次年甲戌。下至咸淳十年復在甲戌（1274），如先生與丞相同學於潛庵，不當年歲懸絕如是，所謂考亭之門人輔氏，亦謂輔氏之門耳，非親受於潛庵可知。又案王宗學文貫為寶慶二年丙戌（1226）進士，前於咸淳甲戌者四十八年，已為潛庵再傳弟子，蓋知先生非親受業也。³¹

董槐為輔廣的嫡傳弟子，熊禾與他中進士第的時間相距一甲子，與朱子再傳弟子王文貫中進士第的時間相隔四十八年，以年齡推想，熊禾顯然不及親炙輔氏教導。馮雲濠也有類似的看法：

考先生生於宋理宗淳祐七年丁未，上距嘉定初潛庵上書時已四十年，雖未知潛庵卒於何年，要先生不能親受業於潛庵也。³²

王、馮二位先生既有糾誤，但近現代理學著作中有關熊禾的簡介，仍多持受業於輔廣的說法，實令人困惑。

熊禾〈送胡庭芳序〉云：

曩游浙中，嘗因受業於敬堂劉先生；得聞文公晚年所以與勉齋黃先生、潛室陳先生論學之要旨。³³

熊禾自述受業於浙中劉敬堂，劉敬堂即金山先生，則熊氏或亦承金華三子之傳。³⁴劉敬堂之本名、籍貫已不可考，王梓材考述云：「敬堂先生，蓋亦輔氏所傳者，輔氏之學在浙中，故勿軒從而受之，兼得黃、陳之論也。」³⁵勿軒遊浙中，嘗因受業，而領悟「文公之學，其體全體，其用大用，與世之所言，第以資誦說者，固不同也。」³⁶熊禾因劉敬堂之啟發，而認知

³¹ 《宋元學案》，頁 1166-1167。

³² 《宋元學案》，頁 1166-1167。

³³ 〈送胡庭芳序〉，《全元文》，卷 587，頁 519。

³⁴ 《閩中理學淵源考》，冊 460，頁 467。

³⁵ 《宋元學案》，頁 1163。

³⁶ 〈送胡庭芳序〉，《全元文》，卷 587，頁 519。

朱熹知行並重學說的真諦。

除師承外，熊禾亦常與道友切磋問學，《宋元學案補遺》中提及的勿軒講友有：謝枋得、胡一桂、劉應李、劉涇、詹君履五位，惟詹君履當是弟子而非講友。³⁷其中胡一桂和劉應李為影響熊禾學術發展至為深遠的朋友。³⁸熊禾與胡一桂共同致力經書的疏解，長達十七年之久，熊禾稱胡一桂為「斯文異姓昆弟也」。³⁹劉應李則曾隨熊禾居武夷山長達十二年之久。

⁴⁰

據《宋元學案·潛庵學庵》傳授圖表顯示，熊禾的嫡傳弟子有董真卿、安實兩位。⁴¹《閩中理學淵源考》則另列有李文、虞光祖、江志、陳蒙正、詹君履諸人，並附有簡傳。⁴²諸弟子中熊禾與詹君履極為親近，曾撰〈送詹君履學正序〉，一文；且另賦和詹君履的詩歌〈茶荔謠〉、〈詠盆梅〉、〈聞讀書有感〉、〈春光嘆〉、〈湧翠亭梅花〉及〈勉無咎〉等六首。

四、治學理念、過程與著述

勿軒先生的治學理念、過程、終極目標和理想，在〈謝鄉舉論學〉、〈謝貢舉啟〉、〈送胡庭芳序〉、〈送胡庭芳後序〉、〈言行龜鑑序〉等文章中有簡要的敘述。勿軒治學講求實事求是，知行合一，不競虛文，「勉焉致力於躬行，切亦有志於世故」。⁴³其治學之始，頗感茫然，後乃由《大學》入手，

³⁷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 37，頁 21，列詹君履為熊禾弟子，且由熊禾寫給詹氏詩文的口氣和用詞推論，詹君履宜是熊禾弟子。

³⁸ 胡一桂之生平及與熊禾之交誼，參明·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年 4 月），頁 4322；〈送胡庭芳後序〉，《全元文》，頁 519。劉應李生平，參明·黃宗羲等著，《宋元學案·滄洲諸儒學案下》，頁 1327。〈劉應李傳〉亦見於《福建通志·文苑》，卷 35；《萬姓統譜》，卷 59。

³⁹ 〈送胡庭芳後序〉，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卷 587，頁 519。

⁴⁰ 〈翰墨全書序〉，《熊勿軒先生文集》，卷 1，頁 8。

⁴¹ 《宋元學案·潛庵學案》，頁 1174。

⁴²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 37，頁 19-21。

⁴³ 〈謝貢舉啟〉，《全元文》，卷 587，頁 514。

喟然有得：

某生長建之雲谷山中，少孤無似，從鄉先生習舉子業，未知學之為何事也。年逮弱冠，讀《大學》，玩索有得，始喟然歎曰：『學在是矣』。自此益窮研《四書》以及諸經，務為明體適用之學。⁴⁴

「適用」乃是勿軒治學的目的，他在〈言行龜鑑序〉中，進一步闡明由「學」臻於「用」的進程：

首學問，格物致知之事也；次德行，誠意、正心、修身之事也。身修而後可以治人，則有交際之道，而家為近，故繼之以家道。居家理而後治，可移於官，則有出處之道，故繼以出處，而終於政事。民政、兵政，則其大者也。至此，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矣。⁴⁵

他認為「有司舉賢，以為國用；士子應舉，亦將以為國用」，對於當時學者「議論徒多而踐履益薄，詞華雖工而事功益不盡」的狀況，頗以為病。⁴⁶勿軒強烈的事功觀及有所作為的篤行態度，與其隱居不仕的抉擇並無扞格，因「仕者致主澤民，利在天下；隱者著書立言，功施後世。」⁴⁷取徑不同，均煥然有所建樹。

勿軒既認定「隱者著書立言，功施後世」，⁴⁸勿軒一生筆耕不輟，志在接續朱子的經學研究，他在〈送胡庭芳後序〉中說：

天下所以無善治者，儒者無正學也。儒者所以無正學者，六經無完書也。六經無完書，則學不可得而講矣；儒者無正學，則道不可得而明矣。……考亭夫子，集正學大成，平生精力，在《易》、

⁴⁴ 〈謝鄉舉論學〉，《全元文》，卷 587，頁 512。

⁴⁵ 〈言行龜鑑序〉，《全元文》，卷 587，頁 537。

⁴⁶ 〈謝鄉舉論學〉引文分見《全元文》，卷 587，頁 511、512。

⁴⁷ 〈贈地理吳竹澗序〉，《全元文》，卷 587，頁 524。

⁴⁸ 〈贈地理吳竹澗序〉，《全元文》，卷 587，頁 524。

《四書》，《詩》僅完，《書》開端而未及竟，雖付之門人九峰蔡氏，猶未大暢厥旨。《三禮》惟有《通解》，缺而未備者尚多。至門人勉齋黃氏、信齋楊氏，粗完《喪》、《祭》二書，而授受損益，精意竟無能續之者。若《春秋》，則不過發其大義而已，豈無所俟於來學乎？當吾世不完，則亦媿負師訓多矣。⁴⁹

熊禾儼然以傳述朱子之學，完成六經疏解為己任，並努力一一實現。在〈送胡庭芳序〉中敘述與庭芳共研《易》經，「相與考訂，推象數之源，極義理之歸」，而終於成書的過程，以及竭耗九年精力，完成的《春秋》稿本，燼於丙子戰亂的悲痛。但勿軒再接再礪，並不氣餒，於〈送胡庭芳後序〉中則陳述已達成與尚未了結的著述心願。⁵⁰

《宋元學案》云：「先生之於六經，祇《儀禮外傳》未及成，餘皆有集疏。每經取一家之說為主，裒眾說以澄明之。」⁵¹史載熊禾著作計有：《春秋通解》、《大學廣義》、《易講義》、《書說》、《四書標題》、《三禮考異》、《經序學解》、《大學口義》、《尚書口義》、《帝王大紀》和《通鑿廣義》等，⁵²惟多已亡佚，良可痛惜。今傳世者除明成化三年編輯成刊的《熊勿軒先生文集》八卷外，只有《易經訓解》、《勿軒易學啓蒙圖傳通義》、《文公先生小學集注大成》和《四書標題》四種，後二種則為遺闕甚多的殘本。⁵³

貳、《勿軒集》之刊刻與流傳

《勿軒集》見於記載之最早的版本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述及的

⁴⁹ 〈送胡庭芳後序〉，《全元文》，卷 587，頁 519-520。

⁵⁰ 《全元文》，卷 587，頁 520。

⁵¹ 《宋元學案》，頁 1167。

⁵² 見《閩中理學淵源考》，卷 37，頁 468；史葯房，〈送勿先生歸武夷山序〉；丘錫，〈鰲峰書院記〉；嘉靖《建陽縣志》，卷 12，〈儒林傳·熊禾〉等文獻記載。

⁵³ 《文公先生小學集注大成》原書 6 卷，北京圖書館藏有宣德九年梅隱精舍刊本，首存 3 卷。《四書標題》原書 19 或 20 卷，原藏北京圖書館，今存《論語》卷 2 至卷 4；《孟子》卷 5 至卷 6，共 5 卷。參見朱鴻林，〈元儒熊禾的傳記問題〉，頁 353，注釋⑦。

明天順舊刻本，館臣述其內容及版本曰：

是書凡《易學圖傳》二卷、《春秋通義》一卷、《四書標題》一卷、詩文三卷、補遺一卷，蓋明天順中舊刻，猶為完帙。⁵⁴

查核《四庫全書》所鈔存的《勿軒集》的內容：卷一序跋、銘，卷二、三記、族譜，卷四文疏、上梁文，卷五啟劄，卷六經籍、說、祭文、弔慰，卷七詩，卷八七言詩、長短句、詞。⁵⁵此與提要所陳述者完全不同，若館臣所列天順本編次不謬，則可肯定收存在《四庫全書》的《勿軒集》八卷鈔本並非天順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敘述的版本與實際收存的版本不一致，《勿軒集》並非孤例。

《勿軒集》目前知見的較早版本為明成化三年（1467）熊斌刻本，⁵⁶中國上海圖書館、天津圖書館及日本尊經閣文庫有藏本，每半葉九行十七字，黑口，四周雙邊。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二著錄李之郇舊藏影寫成化本云：

此本亦八卷，一為序跋銘約，二、三為記、為族譜，四為文、疏、上梁文，五為啟劄，六為經籍說、祭文、弔慰，七為五言詩，八為七言詩及長短句，蓋別一本也。前有吳高尚志序，目錄後有成化二年六世孫博羅主簿熊斌識云：「先祖勿軒先生遺稿，先君收輯類次，惜齋志而沒。今幸族人孟東掇拾先祖序紀詩賦，並先君所藏編而未就者，釐為八卷。天順間，斌因進帙歸掃松梓，遂同兄椽、弟楨命工繡梓。」次列先生小像並贊，成化三年福建彰州府

⁵⁴ 清·永瑤等編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65，頁 3448。

⁵⁵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88，頁 761-839。

⁵⁶ 中國古籍善本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3 月），上冊，頁 408 著錄此書，註明為「明成化二年熊斌刻本」，惟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 32，載此本潘本愚之後序寫於成化三年，若丁氏所記無誤，則該本不可能於成化二年面世。

知府羅浮潘本愚後序。⁵⁷

據書志所記，《勿軒集》於天順間熊斌兄弟命工繡梓，但直至成化二年熊斌為該集撰寫題識，成化三年始刊刻行世，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謂的天順本可能並不存在。《四庫全書》所存鈔的本子與上述丁氏所藏之成化本內容相同，且《四庫全書》於該集前之提要述其版本來源云：

（熊禾）平生詩文甚富，沒後十七八九，其族孫孟秉類次成帙，釐為八卷，明天順中禾六世孫斌為博羅主簿，始刊行之。⁵⁸

由此，四庫存鈔之本與成化三年本實皆源於天順間熊斌兄弟命工繡梓之本，當無疑問。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勿軒集八卷》繼「蓋明天順中舊刻，猶為完帙」後云：

惟前有元許衡序，稱其晚年修《三禮通解》，將脫稿，竟以疾卒。……嗣孫澍，家藏遺稿，存十一於千百，族孫孟秉，類次成帙，釐為八卷，傳諸二世孫斌，授梓以傳，求予序之云云，末署至元十七年。⁵⁹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述的「天順」本前有元大儒許衡序文，而丁氏「成化」本前有吳高序文，令人費解的是兩篇序文內容全同。四庫館臣已認定衡序文為偽作：

考至元為世祖年號，而禾卒於仁宗皇慶元年，自至元迄皇慶，相

⁵⁷ 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冊927，頁540。

⁵⁸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勿軒集八卷》所記與此雷同，亦為「孟秉類次成帙，熊斌授梓以傳。」顯見《四庫》存鈔之本與丁氏所藏之本均為熊斌刊行之本，筆者以為熊斌於天順間命工繡梓，而正式面世則應在成化三年之後，四庫鈔存之本當亦為成化本，而四庫館臣述及「天順」本是否真正行世，頗令人質疑。

⁵⁹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88，頁761，《勿軒集·提要》所記相同。

距三十餘年，何以先稱其疾卒？且斌為明天順時人，尤非衡所及見，其為依託顯然，蓋後人偽撰此文，借名炫俗。⁶⁰

館臣既考述許衡序是偽作，因此刪除此序。祝尚書先生以為許衡序文並非熊禾「後人偽撰此文，借名炫俗」，而是書賈所為。其言曰：

據成化本（熊斌）題識，成化本乃熊斌與其兄、弟同刊，而成化本有吳高序，文字與許衡全同，此點前人似未注意，其實可解許衡序之謎。蓋後代書賈將吳序移至天順本，而改為許衡名衡年代。

61

祝氏所論，誠言之成理。「禾亦通儒，固不必假衡以為重」，⁶²熊禾二世孫斌及其兄弟自當知之，且亦不至於錯置時代、愚昧假托不及見之前賢許衡為之序以炫俗，尤其許衡序中言「（熊斌）求予序之云云」，更顯荒謬，諒熊斌不至昏庸如此，遺忘自己生存之年代。又，《四庫提要》述及之「天順」本，將熊禾《易》、《春秋》、《四書》等經學著作與詩文雜匯合刊，實不符傳統之正規類次成書體例；再者，所謂「天順」本，藏志中皆未著錄。以此，筆者大膽推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敘及之「天順年」本，實後代書賈匯集熊禾相關著作合刊之坊間本，書賈為冒充元槧以射利，將成化本之吳高序改為許衡名衡年代，附於書前，而四庫館臣誤以此書為熊斌兄弟之原刊，而收錄之，然鈔存時亦感該書之編次不類，故終以「成化本」易此「天順本」鈔存於《四庫全書》中。此說無以按覈，然或不致大謬。今大陸浙江圖書館藏有《熊勿軒先生文集八卷補遺一卷春秋五論五卷易學啟蒙圖傳七卷》一書，⁶³為清鈔本，或可間接說明坊間書賈為便利行銷，往往未顧及著作體類，雜匯成帙的情況。

今中國北京圖書館、湖南師大圖書館著錄南明隆武二年（1646）熊禾

⁶⁰ 《勿軒集·提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88，頁 762。

⁶¹ 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頁 1476。

⁶²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65，頁 3448。

⁶³ 中國古籍善本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上冊，頁 408。

後裔熊之璋刻《重刊熊勿軒先生文集》四卷外附一卷，有熊人霖序。此本乃根據八卷本合併改編，每半葉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邊。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所編《宋集珍本叢刊》第九十一冊，所刊行之《重刊熊勿軒先生文集》，即是此隆武版本。⁶⁴是書卷一為序跋，卷二為記、論、說、議，卷三為書疏、雜祭文、銘贊、詩，卷四為詩詞，卷五為附錄。

現存之清代版本頗多，⁶⁵其中以康熙年間張伯行所編《正誼堂叢書》所收本為最早，凡六卷。其結構為：卷一序，卷二序跋，卷三記，卷四論、議、疏，卷五文（包括啟、筭、說、銘），卷六為附錄，未收詩詞。編次不如八卷本規整、合理，張序並未言所採用之底本為何。《四庫提要》批評云：「多所刊削，殊失其真」，張氏《正誼堂叢書》所收存之書，類多刪本，《勿軒集》即是一例。今坊間流行之《四部叢書集成初編·勿軒集》，即據此本排印。該書卷六附錄中收存楔處約〈勿軒先生傳〉、李讓〈題勿軒先生行狀〉、史葯房〈宋勿軒先生歸武夷序〉、陳蒙正〈送退齋東歸序〉、胡潛齋〈與退齋論學〉、丘錫〈鰲峰書院記〉、林若存、丘鈞機和林純子〈送退之歸武夷〉詩六首、陳大觀〈登雲谷呈熊退齋〉、吳語溪〈贈退齋同年貢舉〉、李德臣〈鰲峰書院舍菜禮成〉等詩文，為研究熊禾生平、行止、交遊等頗重要的文獻。

目前易得之勿軒詩文集有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勿軒集》⁶⁶、《四部叢書集成初編·勿軒集》⁶⁷、《熊勿軒先生文集》正誼堂叢書本、《宋集珍本叢刊·重刊熊勿軒先生文集》⁶⁸、《全宋詩·勿軒詩》⁶⁹、《全元文·熊

⁶⁴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所編，《宋集珍本叢刊》（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

⁶⁵ 中國古籍善本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上冊，頁408-409。

⁶⁶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88，頁761-839。

⁶⁷ 《四部叢書集成初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年）。

⁶⁸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刊》，冊91，頁186-350。

⁶⁹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勿軒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卷3673-3674，頁44088-44114。

禾文》⁷⁰。

《全宋詩》中收錄的熊禾詩乃以明成化三年熊斌刻本為底本，校以明隆武二年熊之璋《重刊勿軒先生文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為目前熊禾詩歌作品收羅最全、校讎較精之本，本文引詩即以此本為依據。至於熊禾文章則以《全元文》本為主要依據，並輔以《四庫全書》本。據《全元文》編者云：「（勿軒文）以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為底本，校以《叢書集成》正誼堂全書本，並輯得佚文三篇。」⁷¹雖不知所謂清鈔本之淵源為何，但應值得參考。

參、勿軒詩歌之風貌

《勿軒集》是熊禾少數較完整的傳世著作之一，也是研究其思想、情感之珍貴文獻。是集中之詩歌凡六十八題，一百一拾首。⁷²其中五古六十三首，五律五首、⁷³七言絕句八首、七言聯句一首、七言律詩十六首、七言古詩十五首、雜言古詩兩首。熊禾所作五、七言短章格律較隨意，不易歸屬。今所見《勿軒集》之詩歌作品，都只分為五言和七言。由以上統計數字得知，勿軒之古體詩作多於近體，與同一時期作家長於近體的情況不同。

就詩題審查，以酬贈詩最多，有二十七題五十三首，幾佔作品總數之二分之一；其次是山水遊覽詩，有十二題十七首，其餘是儒學教化詩七題十四首、客旅詩七題七首、詠物詩三題三首。另有零星、內容多元的感興、懷人、聯句詩等共十二題十六首。酬贈詩的書寫對象有地方官吏、山長、道友、鄰舍和醫士，惟其內容極少觸及私人感情，多以宣揚閩學，強調儒

⁷⁰ 《全元文·熊禾文》，冊 18，頁 511-603。

⁷¹ 《全元文》，卷 587，頁 511。

⁷²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所收四闕詞不計在內。

⁷³ 其中頗多五言四句或五言八句詩，形似五絕、五律，然細審之，則平仄多出格，且亦多押仄韻者，皆歸之於古詩。

教為基調。山水遊覽詩中描摹景物的句子並不多，主要是借景起興，亦多道學內容。客旅詩和詠物詩是較能感受熊禾情思的詩歌，其中流露詩人的寂寞、感慨與愛惡。至於興感、懷人的詩歌則顯現熊禾平易近人的懷思與生活點滴，擺脫其嚴肅的道學面貌。

熊禾詩歌命題與其內容並不十分契合，必須細讀詩歌之內容歸納剖析，才能掌握勿軒詩歌之內涵與意蘊，以下就詩歌之重要內容分為：閩學道統與朱熹、牧民與行道、儒教與興學、時事與民生、觸景興感、因事寄情等六項解析之。

一、閩學道統與朱熹

理學家極重視師門譜系、學術承傳，熊禾身為朱熹三傳弟子，在詩歌中屢屢追溯朱子閩學源起與傳衍。〈觀洛行〉云：

斯須洛京見嵩華，咫尺孔林登泰山。聖賢往跡正在此，譬若木水有本原。北方學道古所貴，當年楚產皆其偏。從來一氣有旺歇，況及人事多移遷。程門立雪道南後，幸此一脈猶綿延。武夷考亭今洙泗，文公之學行八埏。當時亦號小洛陽，游（游酢）胡（胡文定父子）劉（劉子翠）蔡（蔡元定）居相聯。風流不減程邵馬，至今故老人能言。⁷⁴

首四句盛贊孔子儒學宗師的崇高地位，五至八句言兩漢推崇經術，學者雖專意於訓詁章句，但較之六朝南方士人醉心玄談，祖述老易，以清虛之說，寄其要渺之思，仍勝一籌，故勿軒以為「北方學道古所貴，當年楚產皆其偏」。下逮隋唐，宗派繁興，惟學者多怡情老莊與佛經，「久而與之俱化，中國學術系統，不傳於儒而傳於釋老。」⁷⁵幸至宋朝周敦頤、邵雍崛起，樹立道學初步架構，繼而程頤、程顥聞道於周敦頤，並觀摩於邵雍，更出入於釋老之言，接繼並發明孔孟之旨意。宋南渡後，朱熹與陸九淵承繼二

⁷⁴ 〈觀洛行〉，《全宋詩》，卷 3674，頁 44109。

⁷⁵ 陳鐘凡，《兩宋思想述評》（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3月），頁 1。

程學，但門庭各別，陸九淵學說多從明道；朱熹初從李侗，後宗伊川，乃集諸家之大成者，造就了閩學流派，其學說廣播四方，致使福建在當時被美稱為小洛陽。詩歌最後是論及閩學殿基與傳承的代表人物：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學者稱廬山先生。胡文定，字康侯，崇安人；其子胡宏，自仁仲，號五峰，父子二人為閩學之先驅者。劉子翬，字彥沖，號屏山，崇安人，朱子之啟蒙業師。蔡元定，字季通，居西山，世稱西山先生，建州建陽人。閩學一派由數位大儒的一脈相傳、積澱發揚，終能與北方儒學相論，故勿軒自占云：「風流不減程（程頤、程顥）邵（邵雍）、馬（馬融）」。

勿軒敘述閩學道統和其中關鑑人物，則當以〈三山先賢祠落成八首〉之三、四、五為代表，其三云：

道源出於一，秩祀安有二。作俑唐開元，損益端有俟。楊馬彼何人，周程列其次。論議輕一時，典祀誤來俟。⁷⁶

此詩首二句言，敬謁先師之禮，當有定規，而配享和從祀的賢哲也應有定見。三、四句言，謁祀先師之禮始於唐開元，俟後配享從祀哲人及禮儀因時增改。據《宋史·禮志》引《禮閣新儀》云：

舊儀無貢舉人謁先師之文。開元二十六年，詔諸州貢舉人見訖，就國子監謁先師，官為開講，質問疑義，所司設食。昭文、崇文兩館學士及監內諸舉人，亦準此。⁷⁷

五、六兩句，似勿軒對過去將揚雄、馬融列於從祀較重要的位置，而將周敦頤、二程排在次於楊、馬的地位甚感不滿，故云「論議輕一時，典祀誤來俟。」其四云：

共惟無極翁，混元再開闢。關洛與考亭，杲杲行世日。惟此五大

⁷⁶ 〈三山先賢祠落成八首〉之三，《全宋詩》，卷 3673，頁 44091。

⁷⁷ 元·脫脫等撰，〈禮志〉，《宋史》，卷 105，頁 2553。

賢，人極賴以立。謂宜昭明薦，千古為令式。⁷⁸

首句無極翁指稱宋學之開山周敦頤，著《太極圖說》及《通書》四十篇，表述其宇宙觀與人生觀，以自然為教，主靜為宗，緣飾《周易》、《中庸》，而歸本於道家之旨。詩第二句「混元再開闢」，謂其「太極而無極」、「真實無妄」等學說。三、四句提出關中張載、洛陽二程和福建考亭朱熹是宋代理學的主流，與濂溪之學並行四海。第五句中所謂「五賢」即指周敦頤、張載、二程和朱熹，也是勿軒主張從祀至聖先師的五位對宋代儒學最具影響力和貢獻的賢哲。⁷⁹

朱熹既被認定是閩學的宗主，勿軒詩中有近二十首詩述及朱熹，包含其注經、興學、教化等的貢獻，以及個人對朱子的傾慕之情。〈上嚴廉訪十首〉之二云：

大哉伊洛傳，正統接洙泗。一源肇南來，九曲清日泚。百年尚無有，千載那可俟。崇臺勵風化，此是第一義。⁸⁰

朱熹十四歲始投師於胡憲、劉勉之、劉子翬等學者，稍後從學於二程三傳弟子李侗，得伊洛之傳，為洛學的第四代承繼人。由周敦頤、二程、朱熹一脈相傳，接續孔子之學，故熊禾云：「正統接洙泗」。⁸¹中間四句，乃述伊洛之學由朱熹傳揚至福建，福建之學術文化自此提昇，民風淳樸、尚德，而朱熹影響力千百年來無人望其項背。勿軒視朱熹為孔子第二，曾言：「東周遷而夫子幽，南宋渡而文公生。世運升降之會，天必擬大聖賢以當之，三綱立常之道所寄也。」⁸²朱熹客觀唯心主義哲學體系，乃集北宋理學大

⁷⁸ 〈三山先賢祠落成八首〉之四，《全宋詩》，卷 3673，頁 44091。

⁷⁹ 熊禾另作〈三山郡伴五賢祀記〉一文，該文詳析諸賢配享，從祀之由，並針對異議一一辯駁。

⁸⁰ 〈上嚴廉訪十首〉之二，《全宋詩》，卷 3673，頁 44089。

⁸¹ 洙、泗指洙水和泗水。古時二水自今山東省泗水縣北合流而下，至曲阜北，又分為二水。洙水在北，泗水在南，春秋時屬魯國地，孔子在洙泗之間聚徒講學。

⁸² 〈考亭書院記〉，《全元文》，卷 589，頁 571。此文作於大德十一年（1307）四月一日。

成，為元、明、清政教之主導，而其所撰《四書集注》，於宋寧宗嘉定二年（1209）立於學官，成為法定之教科書，且為元代之後科舉考試作文之依據，其對人心、教化的影響不言而喻。⁸³勿軒曾預言：「考亭四書學，日月行萬古」，實非無的放矢。朱子對福建文化之建構，功績卓著，勿軒曾再三致意。

二、牧民與行道

勿軒秉持《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理念，由致知窮理延展到處事接物之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領域，所以他說：「明經必治事」，且認為治事的方法是施儒教，因而主張「飾政必以儒」，又申言：「政教豈殊途，飾吏貴儒術」⁸⁴牧民與行道是「知」之後「行」的兩條途徑，可行其一，亦可兼行之。〈贈王典史五首〉之四云：

每愛湖學規，明經必治事。待賓與吏師，伊川有成議。皇極欠統一，體用非有二。早學無專科，已仕竟何試。⁸⁵

「湖學」乃指北宋胡瑗執教湖州，分經義與事務兩科，其弟子多至數千人，時稱「湖學」。宋張鎡《仕學規範·為學·胡安定言行錄》云：

安定先生自慶曆中教學於蘇湖間二十餘年，束脩弟子前後以數千計。是時方尚辭賦，獨湖學以經義及事務為先，故學中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

⁸³ 仁宗皇慶三年（1314）首行鄉試，同時頒佈了科舉考試的規定，如《元史》載：「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註。……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可知《四書集註》為科舉考試作文之依據。參明·宋濂等著，《元史》（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卷81，頁2019。

⁸⁴ 引文分見〈贈王典史五首〉之四、五與〈與程縣尹〉，《全宋詩》，卷3673，頁44090、44100。

⁸⁵ 〈贈王典史五首〉之四，《全宋詩》，卷3673，頁44090。

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⁸⁶

第三、四句言程顥對待人接物及治理眾人亦提出個人定見⁸⁷。程顥於哲宗初年召為秘書省校書郎，曾上疏言帝王之道與聖德之養成曰：「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不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⁸⁸在《二程遺書》中，伊川亦屢述侍賓，牧民之方，⁸⁹其實「力行」是伊川的重要理念：「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⁹⁰他認為知而不行，只是一場空說。

詩歌的後四句，主要抨擊科舉考試未能同時測試學識與吏事的雙項才能，視體、用，即學問與問政為二途的弊端。勿軒每病今世之學者，「議論徒多而踐履益薄，詞華雖工而事功益不競。」他進一步呼籲朝廷選材「不當徒較其詞章，當以收拾人材為務。」所謂「人材」，應當是「益求實事，不競虛文。」⁹¹

〈贈王典史五首〉之二云：

自從大道裂，教法日益殊。文學與政事，往往成兩途。簿書吏應俗，佔畢儒誠迂。二者不相能，世道良可吁。⁹²

⁸⁶ 宋·張鑑輯，〈為學篇〉，《皇朝仕學規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卷1，頁3-4。

⁸⁷ 「吏師」一詞，不見於典籍與辭書，或可解為「吏之師」，即教牧民之法者。

⁸⁸ 《宋史》，卷427，頁12719。

⁸⁹ 參宋·朱熹編，《二程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200、232、216、271。又，該書頁267-268，多載征伐用兵之事，亦為伊川注重「力行」的佳例。

⁹⁰ 宋·朱熹編，〈入關語錄〉，《二程遺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冊698，頁130。

⁹¹ 引文分見〈謝鄉舉論學〉、〈謝貢舉啟〉，《全元文》，卷587，頁512、513、514。

⁹² 〈贈王典史五首〉之二，《全宋詩》，卷3674，頁44090。

第三句之「文學」應作廣義解，包括經學之義理與藝文之辭章。第六句之「佔畢」亦作「佔嘑」，⁹³謂經師不解經義，但視書簡文字誦讀以教人。宋代理學家多具有疑經的精神，揚棄漢儒的章句訓詁，而專注經義的融會貫通，閩學學者亦然，故勿軒言「佔畢儒誠迂」。宋儒代表人物多知行並重，因而不排除行道所建立的事功。勿軒知、行並重，體、用一途，行道兼牧民的思維，與朱熹、二程並無二致。在《論語》的〈為政〉、〈顏淵〉和〈子路〉諸篇中，孔子回應眾多人的「問政」，歸結其宗旨，不外乎「化民成俗，師表一方」，牧民與行道是相輔相成的。

三、儒教與興學

《勿軒集》中直接以儒教和興學為主題的詩歌數量雖不多，但儒學教化之氛圍瀰漫於勿軒所有詩作之中，因而這幾首詩益顯重要。「為官以移風為職志，家居以表帥一方為己任」，本是儒者的理想。孔子曾云：「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⁹⁴這種對文化和社會的關切，以傳道、教化為己任的的使命感和責任心，遠遠超越了改朝換代的政治意識局限，尤其是在異族入主中原，文化傳薪的工作更顯得迫切、必須。《新元史·儒林傳》載：「(熊禾)宋亡隱居不仕，築雲谷書院以教生徒。」又云：「郡故有考亭書院，大德十一年(1307)，有司更新之，辟禾分教大學於中。」⁹⁵勿軒一生除埋首著書外，餘則專心致力於興學與授業。於〈與程縣尹〉詩云：「接畛皆儒鬢，興起易為力。當今尚文化，鄉校首扶植。」於〈勉無咎〉詩云：「喚作三才祇此軀，乾坤一日可無儒。稍餘禮義存餘脈，亟把詩書教小雛。」⁹⁶在在顯示其對教育、建

⁹³ 《禮記·學記》：「今之教者，呻之佔畢，多其訊。」鄭玄注：「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訊猶問也。言今之師自不曉經之義，但吟誦其所視簡之文，多其難詞也。」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10月)，卷36，頁294。

⁹⁴ 分見《十三經注疏·論語正義》，卷7，頁27；卷9，頁34。

⁹⁵ 清·柯劭忞，《新元史·儒林傳》(臺北：藝文印書館，1951年)，卷234，頁2098上。

⁹⁶ 引詩分見《全宋詩》，卷3673，頁44100；卷3674，頁44106。

學的熱衷。在〈經理建陽縣學〉詩中，他更進一步表述了從事儒學教育的喜悅與惶恐的心境：

當年衛道大賢功，人士今知有學宮。自嘆升堂慚董子，豈無笑列議韓公。儒風濟濟衣冠舊，世事茫茫塵網中。我已結茅溪五曲，飛鴻尚許遡天風。⁹⁷

第二句「學宮」，舊指各府縣的孔廟，為儒學教官的衙署所在，故第一句的「衛道大賢功」乃稱頌孔夫子。第三句「董子」為董仲舒，《漢書·董仲舒傳》云：「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⁹⁸董仲舒如此勤學專注，勿軒為人師表自嘆不如，故言「慚」也。第四句調韓愈一生傳道、授業、排佛、倡古文，遭受極多阻難，曾作〈師說〉自述困境，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云：「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⁹⁹李漢〈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諱愈文〉言其棄駢儷、倡古文的遭遇云：「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¹⁰⁰勿軒自忖，個人之言行、主張必會有異議，或亦將面對詰難笑辱的遭遇。頸聯道出作者既喜且憂的心境，當時理學依然昌盛，儒學人才眾多，猶如舊朝，然而故宋已亡，世事難料，思及前景，不禁憂心茫然。尾聯首句「溪五曲」，蓋指武夷九曲溪的第五曲，即崇安附近。末句中之「飛鴻」乃是超邁高遠的意象，作者以決心隱居著述行道、高遠心志作結。

孔子極重視禮樂教化，董仲舒〈賢良對策〉首先述及的即是「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¹⁰¹勿軒在詩文中多次慨

⁹⁷ 〈經理建陽縣學〉，《全宋詩》，卷 3674，頁 44106。

⁹⁸ 漢·班固著，顏師古注，〈董仲舒傳〉，《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 4 月），卷 56，頁 2495。

⁹⁹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卷 575，頁 5813-1。

¹⁰⁰ 《全唐文》，卷 744，頁 7697-2。

¹⁰¹ 漢·班固著，顏師古注，《漢書》，卷 56，頁 2496。

嘆朱子與其門人未及完成《三禮》的注疏，而以補續增成為己任。對《樂經》的亡佚，亦為之扼腕：「六經亡其一，此則竟誰諉！」¹⁰²其〈上嚴廉訪十首〉之九云：

南方尚秉禮，文風未云衰。釋奠古雅樂，鄉飲舊漢儀。表章在正學，舍魯將安之。願言假良遇，制作逢昌時。¹⁰³

頷聯首句「釋奠」，為古代學校設酒食以奠祭先聖、先師的典禮。《禮記·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使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¹⁰⁴次句言及「鄉飲酒禮」，《儀禮》中有專章敘述，賈公彥疏引鄭玄《三禮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於其君，以賓禮待之，與之飲酒，於五禮屬嘉禮。」¹⁰⁵周代鄉學三年業成大比，考其德行道藝優異者，薦於諸侯。將行之時，由鄉大夫設酒宴以賓禮相待。釋奠和鄉飲酒禮是儒學教育的重要儀式，勿軒特別例舉作為「尚秉禮」的印證說明。勿軒〈乙巳元旦鰲峰書院會拜五十五人〉詩，是記載元旦日設於鰲峰書院學人的會聚團拜，詩中充滿吉慶的欣悅，也流露道心的堅持。

大多數元初宋遺民既懷抱道統承傳的責任感，又有生計方面的需求，因而在各級學校擔任教授，尤其任教於不食元祿的私學書院，則是上佳的選擇，他們對儒學傳薪的貢獻的確功不可沒。

四、時事與民生

「人溺己溺，人饑己饑」，是儒者普遍擁有的民胞物與的情懷。《勿軒集》中也有若干反映時事、關心民瘼的詩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如：〈寄

¹⁰² 〈上嚴廉訪十首〉之八，《全宋詩》，卷 3673，頁 44090。

¹⁰³ 〈上嚴廉訪十首〉之九，《全宋詩》，卷 3673，頁 44090。

¹⁰⁴ 鄭玄注「釋奠」云：「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見《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 1405-1406，《禮記正義》，卷 20，頁 177-178。

¹⁰⁵ 見《十三經注疏·儀禮注疏》，卷 8，頁 36。

張廉訪》、〈上致用院李同知論海舶〉、〈春雨〉、〈茶荔謠〉、〈三綱歎〉、〈上張廉訪三首〉、〈擣衣曲〉等。¹⁰⁶其中〈寄張廉訪〉、〈上致用院李同知論海舶〉、〈茶荔謠〉、〈三綱歎〉四首均為五古長篇，宜屬勿軒之力作。〈寄張廉訪〉詩，四庫本於詩題下附注云：「時清漳元以貪守科鹽致擾。」《全宋詩》本刪「清漳」之後「元」字，「清漳」當指福建南部漳州沿海。¹⁰⁷此詩大體可分四段：首言七閩之開發與理學教化；次言官吏貪瀆與戰亂致使民風丕變、生計困頓；第三段入主題，疾陳鹽政失當、課程（徵稅之務曰課，額定其限曰程）及官吏貪暴；末段乃冀望朝廷能體恤民情、珍重閩地人文，並強調「民生必有養，而後可施教」之理念，終以「使者重觀風，甦息宜及早」之求告作結。此詩中段云：

閩地本磽瘠，山海相帶繞。兩耕不供餐，儉歲即有苧。獨藉煮海餘，易以供歲調。古人弛麗禁，瑣瑣不爾較。但令官無虧，一任民轉漕。近年鹽法密，適以長貪暴。茫茫一溟渤，乃是大窰沼。下不濟民窮，上不資國耗。饑狼與餓鼠，白晝敢嗷噪。民膏寧幾何，爾腹安得飽！我思山海藏，本是天地寶。公家賣鹽引，本錢亦銖秒。祇今增倍蓰，安得不為撓。

引詩首六句言閩地地理環境的劣勢及土地貧瘠，獨靠海鹽的生產來供應每年定額的布帛稅。七至十句乃追溯舊時鹽法寬鬆，食鹽任由商人自由運送販賣，朝廷不與民爭利的情況。第七句中之「麗」與「罹」通。第十一句至十四句謂元代鹽法苛刻，助長了違法爭利的行為，使得原本有益於人民生計的海域，成為陷害人的大沼澤。「窰」意為捕野獸的陷坑，或直解為陷害。第十五至十八句，言因鹽政失當，致使國庫虛空，百姓窮困，官、民為求生存，如狼鼠橫行，明目張膽違法亂紀，強取豪奪。元滅宋後，自1280年至1330年間，不斷頒布鹽政法令，雖然都以「商運商銷」，即以

¹⁰⁶ 分見《全宋詩》，卷3673，頁44094、44095-44096、44096、44097、44012；卷3674，頁44104、44108。

¹⁰⁷ 漳州有清遠河和漳江，或勿軒將二水併稱，以代漳州沿海。

商人向國家買鹽，運往各地銷售為主要策略，但事實上「計口食鹽」之「官運官銷」，即是由政府有關部門直接負責運銷的實施範圍不斷擴大，其目的在於增加政府的收入。再者，為了增加鹽科收入，政府便不斷鼓勵生產，卻導致產量過盛而滯銷，因此造成鹽稅收入減少的反結果。元廷只得強迫攤派，向各地徵收鹽價，以補足稅收。¹⁰⁸黃潛（1277-1357）於〈麗水縣善政記〉云：「厥今東南為民病者莫甚於鹽。始則亭戶患其耗而不登，次則商旅患其滯而不通，及均敷科買之法行，而編民之家無貧富莫不受其患。況夫吏得肆其奸，澤民之不堪甚矣。」¹⁰⁹引詩最後四句陳述過去鹽商向各地鹽運司購買「鹽引」的本錢花費很少，但現在購買「鹽引」的價格是從前的十倍，如何不撓亂民生，造成社會的動盪。所謂「鹽引」指鹽商向鹽場或鹽倉支領食鹽的憑據。¹¹⁰參照史書所記，勿軒確能切中時弊。

〈茶荔謠〉乃勿軒和詹無咎詩歌而作。前後兩段敘述閩地開發與人文教化為主旨，中段則針對福建茶葉與荔枝歲貢朝廷所造成的弊害喟嘆興感：

君謨起南服，感知無不為。芹曝猶欲獻，茶貢詎非宜。草木貴多識，荔譜何傷而。豈知成濫觴，歲獻妨耕犁。當年東坡老，作詩歎荔枝。詩語似成讖，采茶武夷溪。民力固甚篤，卉木且具腓。士人作是事，興言痛心脾。閩溪何澎湃，閩山何嶮崎。彼一草木秀，不憚勤航梯。

首兩句言蔡襄（1012-1067，字君謨，興化軍仙游人）自宋仁宗天聖八年

¹⁰⁸ 參見陳高華、史衛民，《中國經濟通史·元代經濟卷》（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2年2月），頁616-617。

¹⁰⁹ 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冊1323，頁233下。

¹¹⁰ 陳高華、史衛民，《中國經濟通史·元代經濟卷》，頁618。有元一代全國設九處鹽運司，鹽運司下分別管轄若干鹽場。每座鹽場有一定生產區域，管轄若干家鹽戶。參見《中國經濟通史·元代經濟卷》，頁615。

(1030)中進士後，即受到重用，出知福州，稍後改福建路轉運使。因感激明君知遇之恩，只要能力所及則盡心為朝廷效力。他曾撰荔枝譜，使福建荔枝聞名海內。此二句乃說明歲貢茶荔的原由。第三句「芹曝」為「野人芹」與「野人獻曝」的合典，¹¹¹二典意指微薄之禮物或貢獻。五、六句雖似肯定句，但若與隨後的「土人作是事，興言痛心脾」並讀，則可體會作者對土人撰譜宣揚荔枝品類，實隱含不滿。若福建荔枝名聲廣播，則其需求量必增，「妨耕犁」的情況當益加嚴重。¹¹²第九至十二句述說蘇東坡曾撰〈荔支歎〉七古一篇，該詩前段追憶貴妃喜食荔枝，勞師動眾的故事；後半段則陳述對當時達官貴人爭買武夷茶的憂慮，其詩云：「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鬪品充官茶。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¹¹³武夷貢茶自宋代起即成為福建茶農的嚴重負擔，故勿軒言東坡「詩語似成讖」，由於農民無力兼顧其他作物的栽培，以致「卉木且具腓」。荔枝、茶葉被選為進貢品，本有助於地區農業經濟發展，但若朝廷需索無度，反而造成農業失衡，貢物價格高擡，以及惡性競爭的狀況。勿軒詩歌結句云：「來哲倘可俟，拳拳留此詩。」他殷殷盼望未來地方官吏與士人能有所警惕。

勿軒〈春雨〉詩也是關心人民生計，企盼地方官吏賑災救急的作品：

春來一月雨，米斗錢三千。江空盡絕市，竈冷廚無煙。我從莆城來，四望良淒然。濱海皆食淡，邏卒相尋撻。纍纍起夫役，庶局供熬煎。玉食寧幾何，千百俱並緣。祇今二月節，何暇及種田？

¹¹¹《列子·楊朱》：「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蜚於口，慘於腹，晒而怨之，其人大慙。」又：「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緇黧，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纈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楊伯峻，《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7，頁237。

¹¹² 元代並無傳世之荔枝譜，宋·蔡襄曾撰《荔枝譜》一卷，《百川學海》、《說郛》、《四庫全書》均收存。明、清兩代傳世之荔枝譜有十多部。

¹¹³ 清·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10月），頁2127。

使臣詢民瘼，當務固有先。近倉有陳粟，庶解朝夕懸。州縣價一平，鄉閭自然寬。欲言事何限，何當息民肩。¹¹⁴

此詩前八句為勿軒由莆城至福建沿海所見及之淫雨災害，不但物價上漲、百姓饑饉，而原本負責治安巡邏的兵卒，卻反而奪取人民的物資。九至十二句敘述地方受災，勞役增加，官署和百姓共同面臨煎熬，官民實相互依附牽連。後半段乃諫言官府開倉施糧，解民於倒懸，平定物價，予民休養生息。

勿軒所賦贈詩，半數以上皆是上呈給地方官吏，內容涉及為官之道、地方教化、政教合一等，均流露心繫社會與民眾的熱情。

五、觸景興感

《勿軒集》中純寫景的詩歌甚少，多為借景興懷。其中〈越州道中〉、〈咏武夷懷朱晦翁〉、〈赫曦臺四景〉三題以描繪景物為主，¹¹⁵得見勿軒對自然的觀感。〈越州道中〉詩云：

野田秋溜正潺潺，新翠喬林繞舍環。淡日凝煙橫別浦，斜風吹雨過前山。柴扉初放牛羊出，漁艇方攜蟹蛤還。自笑平生愛遊覽，天教長在水雲間。

詩歌前四句描畫秋雨初歇，林木染翠，日淡風輕，凝煙絲雨繚繞、飄忽的景致。頸聯由風物轉入人事，畜牧與打漁雖為村野習見之常事，然卻間接勾勒出豐衣足食、安定和諧的生活狀態。尾聯以「性本愛丘山」之自適、自足作結。全詩呈現清遠、淡泊的境界。

〈咏武夷懷朱晦翁〉，乍看詩題似以懷人為主旨，但全詩前六句全為景致，末二句才點題：

五月涼巾陟翠微，竹根香露濕人衣。雲行老樹青猿過，雪落長溪

¹¹⁴ 〈春雨〉，《全宋詩》，卷 3673，頁 44096。

¹¹⁵ 三首詩分見《全宋詩》，卷 3674，頁 44106、44113、44114。

白鷺飛。仙徑好花愁急雨，洞亭芳草怨斜暉。我來只欲平林去，
細叩先生玉版扉。

詩歌首二句點明入山的季節，以觸覺的濕寒與嗅覺的竹香起興，頷聯以「行」、「過」、「落」、「飛」四個動詞活化了意象，產生正在進行的狀態，老樹、青猿、雪溪、白鷺四個意象及青白兩種冷色的搭配，加深了「寒冷」之感。頸聯兩句所描述的似乎是春暖花開、芳草萋萋的場景，蓋因武夷山區海拔高、低和向陽、背陽的不同，而呈現多變的景觀。詩句中之「愁」與「怨」字使客觀景物感染主觀的情思，成為尾聯由景入情的橋樑，頗具巧思。「只欲平林去」，將前述的美景一筆抹煞，勿軒遊武夷並非為攬勝而是為了訪賢。他臆想武夷山的林木在眼前消失，映入眼簾的是朱夫子書院大門。「玉版」有不同之意義，最熟悉的解釋是作為「筍」的別名，此處筆者釋為：珍貴的典籍；或刻有圖形、文字，傳達祥瑞、盛德的玉片，引申為象徵傳道、授業處所的書院。

勿軒的若干以山水名勝為題的詩篇，其內容多為感興，而非賞景。如〈題山雲海月樓〉詩，述及廣大自然景觀的變化之理，且蘊含較深沉的人生哲理：

壺山一片雲，滄海一輪月。仁人典刑靜，志士胸次闊。我來登斯樓，撫景亦奇絕。一天任舒卷，萬古看出沒。吟情俯八極，酒興小溟渤。雲來地脈動，雲去悄無跡。月出天光生，月落萬山黑。歸來一夢覺，東窗又明發。¹¹⁶

首二句點出題目之「山雲海月」，同時以海、天之遼闊襯出片雲、輪月之渺小，以喻人在宇宙間之微不足道，引出下文仁者、志士。三、四句取意變化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¹¹⁷人的軀體雖微不足道，但若樹立典型為後世法；或廣其胸懷，涵容萬物，則能與天地共存。

¹¹⁶ 〈題山雲海月樓〉，《全宋詩》，卷 3673，頁 44094。

¹¹⁷ 見朱熹注，《論語·雍也》，《四書集注》（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頁 38。

七、八句之「舒卷」、「出沒」，概括說明登樓撫景的奇絕變化，而「一天任舒卷」與「萬古看出沒」所描寫的當非只是風景，更是世事。接下來作者借著「吟情」與「酒興」開始遨遊神思，「雲來」、「雲去」、「月出」、「月入」既是遨遊所見的自然變化，也象徵作者思緒的起伏消長。既是神遊天地之間，故有「歸來一覺夢」的感悟。是時東方漸白，不知不覺在高樓上待了一宿。「雲來」至「月落」句或亦意味滄海桑田的世事變化；政局的動盪與承平。「夢覺」和「明發」則象徵黑暗已過，光明在望。作者畢竟經歷改朝換代的巨變，這種解讀，或不至於是過度詮釋。

以山水名勝命題的詩歌中最特別的是〈遊武夷山〉，此詩是長達六十四句的五古，從頭至尾鋪敘武夷山的地理與人文歷史，前半段包括洪荒時代地層移動，形成鬼斧神工的山峽、大壑，以及嬴秦的擾攘、神話傳說、漢代人輿志等；後半段敘述朱熹的興學教化。最後點出與同道遊山入題，並以「長松期歲寒，脩竹倚日暮」相勉作結。讀畢全詩讀者始領悟到作者所「遊」者是武夷的歷史、人文，而非景觀。

六、因事寄情

勿軒因事寄情的詩篇大體擺脫了道學面貌，不時流露喜怒哀樂之情，甚至揭示個人的軟弱、無奈和焦慮，顯得親切和人性。如〈贈筆生〉：

東坡詠鼠須，山谷歌猩猩。微物豈足道，斯文頗關情。片言斧鉞凜，一字華袞榮。化工運方寸，亦自芒端生。寄語管城子，所托甚非輕。¹¹⁸

東坡曾作五古〈鼠須筆〉詩，前段言鼠類盜食嚙物，為人憎厭，然用其鬚所製的筆，卻有佳譽大用：「插架刀槩健，落紙龍蛇驚」，具有無比威力。所以東坡感慨的說：「物理未易詰（知），時來即所遇。」¹¹⁹黃山谷也曾作七絕〈戲詠猩猩毛筆〉及〈客有和予前篇為猩猩解嘲者復戲作韻〉兩首，

¹¹⁸ 〈贈筆生〉，《全宋詩》，卷 3673，頁 44093。

¹¹⁹ 清·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頁 2623。

詩中有：「政以多知巧言語，失身來作管城公」；「束縛歸來儻無辱，逢時猶作黑頭公」¹²⁰，揶揄毛筆的句子。勿軒詩作三至六句乃承東坡詩意，謂其物微權大。第七、八句另出新意，言筆端所書，緣於方寸之思。結尾語含雙關，表面上寄言管城子，然而應戒慎恐懼者實乃操筆之人。「管城子」，典出韓愈〈毛穎傳〉：「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¹²¹後作為毛筆之代稱。

勿軒無論在武夷講學，或返故里建陽主持書院，其間不免赴各地問學訪友，故有若干詩歌陳述客旅的清愁與寂寞。如〈客舍雨〉：

青煙著雨傍樓橫，輾轉虛窗夢不成。客裏清愁無可奈，臥聽簷溜瀉秋聲。¹²²

勿軒在〈奉懷明仲舊鄰舍〉詩中，進一步表露了挫折、茫然的情緒：

一生磨蝨團團走，百事枰棋著著低。武定波寒看落月，石頭秋晚弔荒蹊。茅簷作計能成否？破壁何堪草滿畦。¹²³

首二句描述個人的渺小、徒勞無功、籌畫無當的挫折和失意的情緒。「磨蝨」，意為磨盤上的螞蟻，極傳神摩寫出勞碌奔忙，但所得稀微的情況。頷聯「武定」和「石頭」均為地名，應分指廣東境內之武定縣及江蘇江寧縣的石頭城。¹²⁴此二句一方面說明詩人的出游行迹；一方面借由「波寒看落月」、「秋晚弔荒蹊」的意象，托襯出旅人落寞、淒苦的心境。尾聯揭示詩人對清貧隱居生活的不確定感和疑慮。

由於世亂道隳，士人進退失據，在道教氣氛濃厚的武夷山中，勿軒也

¹²⁰ 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正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5月），卷10，頁256。

¹²¹ 《全唐文》，卷567，頁5738-2。

¹²² 〈客舍雨〉，《全宋詩》，卷3674，頁44104。

¹²³ 〈奉懷明仲舊鄰舍〉，《全宋詩》，卷3674，頁44106。

¹²⁴ 中國多處以武定命名。武定府在山東省；武定軍，指陝西、甘肅、四川交界之地；武定郡在今山西介休縣地；武定路，今雲南武定縣東南。

偶發慕仙之思，在〈上劉治中〉詩裏似充滿了仙意道氣：

弱水流西河水東，瞻烏爰止誰雌雄，天地方閉何時通，顛倒涵室
成仙宮。我羨仙人在高空，絕粒輕舉乘天風。豢養不及真神龍，
人生翦羽樊籠中，名尤利怨方相攻。忽聞海上蓬萊翁，卻來幔亭
跨長虹。願留徜徉群仙峰，塵寰渺渺知何窮。¹²⁵

此詩題隆武本作〈上劉治中居武夷〉，因此勿軒的「仙思」當是以武夷山為背景。第二句「瞻烏爰止誰雌雄」典出《詩·小雅·正月》：「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於誰之屋？……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毛傳：「富人之屋，烏所集也。……君臣俱自謂聖也。」鄭玄箋：「視烏集於富人之室，以言今民亦當求明君而歸之。……時君臣賢愚適同，如烏雌雄相似，誰能別異之乎。」¹²⁶ 詩人藉以說明亂世百姓無所歸依，而當時朝廷君臣賢愚難辨。作者於「瞻烏爰止」之後加上「誰雌雄」的疑問，「雌雄」或可解為雙關意涵。敗者為雌、勝者為雄，乃宋亡元興之對比，然而就遺民而言，魂牽夢縈的心靈歸屬仍是故宋，故勿軒不禁質疑「誰雌雄」；再者，「雌雄」，亦或是不仕新朝的節士與受召為官的二臣的代稱，熊禾在鼎革之際，具有「仕者致主澤民，利在天下；隱者著書立言，功施後世」的融通思想，在詩文中也每每稱賀及鼓勵學者入仕行道，但劉因「尊道」與許衡「行道」之爭，¹²⁷孰是孰非誠難有定見，「誰雌雄」，則道出當時士人的困惑與徬徨。三、四句中的「天地閉」與「涵室」暗喻元朝統治的晦亂。熊禾雖身為遺民，但在詩文中鮮見直接表述黍離之悲或斥責新朝的言論，而是以無聲勝有聲的方式，移轉悲慟於宣揚儒教與興學，這首詩則是罕見的例外。五、六兩句，乃承前句的「仙宮」興意，真正羽化成仙，自然令人傾羨，但如誤將「涵室」當成「仙宮」，周旋於其中則猶如身陷牢籠。五、六兩句若

¹²⁵ 〈上劉治中〉，《全宋詩》，卷 3674，頁 44107。

¹²⁶ 見《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頁 174，總頁 442。

¹²⁷ 參見清·顧嗣立，《元詩選·初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甲集·靜修丁亥集〉，頁 129。

與前後詩意串讀，則可領悟其乃為承上啟下之橋樑，間接勸說劉治中歸隱武夷之意。七至九句，進一步陳述「以溷室為仙宮」的若干為元廷效力者，猶如被人豢養、剪去羽翼，在狹小的牢籠中為微薄的生存利益相互嚙啄、爭鬥的困禽，委實可悲。詩末四句點題「劉治中居武夷」。「蓬萊翁」指劉治中，「幔亭」，即幔亭峰，位於武夷山九曲之第一曲。¹²⁸勿軒視武夷山為人間之仙境，流露其在中授業問道自足、自適的喜悅。細賞此詩，始體會作者的「仙思」不同於一般的宗教寄託，乃是人間至善、至樂的比興。

熊禾所撰寫的數首詠梅詩，突破陳腔，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探梅〉為長達一百二十句的五古，是《勿軒集》中亡國悲思最濃的一首詩，且其中提出無花無實的梅樹，更是值得欣賞的觀點：

清霜十月旦，吟邊發新題。梅亦顧我笑，笑我世俗為。無華亦無實，此境正自奇。半年不我問，覲面當何辭。見花始知樹，識趣毋乃卑。¹²⁹

賞梅一般多以「花」為主，而詩人卻言「見花始知樹，識趣毋乃卑」的議論，識見與眾不同。在〈湧翠亭梅花〉詩中，進一步將一味趨附風雅，只知種梅而不知賞梅的俗士予以譏諷：「何人種梅繞此屋，一見使我心清冷。老樹槎牙溪側徑，枯枝倒掛池邊亭。花開主人不復賞，我來卻作花主人。」¹³⁰其立意、興感皆不落俗套。

道學詩一般理解為闡釋儒家宇宙、心性、物理、人倫等形而上哲學思想的作品，其經常涉及的內容包括道、理、性、命、心、情、理氣、天理人慾、格物致知、知與行等問題，實則這是所謂「道學詩」的核心。另一類詩歌是以宣揚儒教、樹立道統典型、傳敘聖賢功德、鼓勵研經析理、倡

¹²⁸ 清·陳夢雷編，〈方輿彙編山川典·武夷山部〉，《古今圖書集成》（臺北：文星書店，1964年），冊197，頁48。

¹²⁹ 〈探梅〉，《全宋詩》，卷3673，頁44098。

¹³⁰ 〈湧翠亭梅花〉，《全宋詩》，卷3674，頁44110。

導興學教育等的主题，此當稱之為外圍的道學詩。熊禾的詩歌就內容而言，大體屬於後者，充滿說教意味，顯得枯燥嚴肅，讀者所獲得的是理性的認知。惟勿軒少數感物寄情的詩歌，顯示出理學家的憂患、哀樂與詩人的敏感、細膩，頗具有文學價值。

就形式而言，勿軒詩歌是艱澀與平易並現。其所賦道學詩，涉及極多儒學歷史、人物和典故，需費心查索，始能疏通詩意。如前文「詩歌風貌」一節中所例舉的〈觀洛行〉、〈三山先賢祠落成八首〉、〈上嚴廉訪十首〉、〈與徐同知〉、〈贈王典史五首〉、〈經理建陽縣學〉等均用事繁富。

另一方面，由於熊禾反對「嘔心冥思，極其雕鏤」的作品，故其詩歌大體修辭樸質，不事雕琢，並往往以文入詩，甚者不避口語的情況，如：「吾宗賢叔父，窮壤一全人。欲義終取義，求仁果得仁。」¹³¹「來者為新去為陳，陰陽如代各還春。花開花謝亦常理，對花不必尤花神。」¹³²其中不乏人稱代詞、介系詞、連接詞、轉折詞等散文化的情況，顯得平淺易懂，但也喪失詩歌的含蓄及典雅。

除散文句法外，詩歌中也出現不少口語、俚俗化的句子，如：「荒山十室九無人，行道三年兩調兵。聞得老貪今授首，老夫買犢要春耕。」¹³³「落落半生心未泯，寥寥千載事相關。出山一步塵埃滿，便好賚糧莫出山。」¹³⁴「兩帙詩課早已了，三杯酒債亦可休。我去問君去無去，君留任我留不留。門前雨深泥滑滑，道人四壁風颼颼。」¹³⁵「客路三千親七十，行道無情亦沾臆。阿娘七十更加四，阿翁七十更加八。人生至樂那有是，君獨胡為此役役。」¹³⁶宋代詩人以文入詩，並非鮮見，尤其古風，原與古文在結

¹³¹ 〈贈朱仁甫〉，《全宋詩》，頁 44092。

¹³² 〈湧翠亭梅花〉，《全宋詩》，頁 44110。

¹³³ 〈上張廉訪三首〉之一，《全宋詩》，頁 44104。

¹³⁴ 〈入武夷山二首〉之一，《全宋詩》，頁 44108。

¹³⁵ 〈索茶〉，《全宋詩》，頁 44107。

¹³⁶ 〈贈周善長省親〉，《全宋詩》，頁 44110。

構、句式上容有相似之處，因而古詩本多散文句法，然以口語造句，畢竟不是正格。更何況上舉詩例中的「泥滑滑」、「風颼颼」、「出山一步」、「便好賚糧」，乃是近體七律的辭句，如此淺白、俚俗則頗罕見，展現道學家不拘泥於文字的理念，但就詩歌美學的角度而言，自不可取。

肆、詩歌內容與區域印記

福建遠離中華民族文化發源地黃河流域，三面高山，東臨大海，交通不便，地理區塊相對封閉與獨立，在外易造成完整的群體假象。且漢朝起，文獻即屢屢以「閩」、「閩越」、或「閩中」指稱福建地區，而福建人士更常以「吾閩」自稱。¹³⁷然而若將視野內縮到福建區域本土，則又發現彼此之間方言與風俗的嚴重差異。¹³⁸一般學者將福建分為閩東、閩南、閩西、閩北、莆仙五個文化區，而五個區域各有其文化特色。大體而言，閩北為山林文化，閩南為海洋文化，閩西為移墾文化，而莆仙、閩東屬綜合型文化。¹³⁹惟此五區異質文化中又呈現若干同質性，如：信鬼神、重淫祀；又如：普遍認同朱熹的教化，重視教育興學。

熊禾為閩北建陽人，乃朱子三傳弟子，又長期在武夷與建陽講學、興教，一方面具有山林文化所孕育出雍容自適不重名利的人生觀；另一方面則承繼閩學的真知力行，重視氣節的學風和處事原則，勿軒一生的出處行止實已展現若干區域文化之特質。勿軒詩歌作品中所呈現的福建區域人文印記，茲就其要者，分述如下：

¹³⁷ 參見林拓，《文化的地理過程分析——福建文化的地域性考察》（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1月），〈引子〉；廷祥，〈試論地域、地域文化與文學〉，《社會科學輯刊》期4（2004年），頁123-124。

¹³⁸ 福建方言複雜，在全國八大漢語方言中福建方言就佔三種，如加上省界交叉地處，僅福建境內流行的就涵蓋漢語的七大方言。參見何綿山，《八閩文化》（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一章，頁25-26。

¹³⁹ 何綿山，《八閩文化》，第一章，頁25-26。

一、福建地理與歷史之記述

福建之地理環境與早期居民的生活狀態，勿軒每每在詩中述及，如〈寄張廉訪〉破題云：

七閩古要荒，是為越南徼。秦漢列職方，居民亦稀少。文風漸褰開，李唐盛稱表。問之何因爾，風氣有先兆。桓桓觀察公，切切塵告詔。至今章掖流，詩書被餘照。伊洛道既南，考亮重繼紹。¹⁴⁰

勿軒所述實乃福建簡史。相傳閩人乃古代越族的一支。秦漢時分佈於今福建北部、浙江南部的部分地區。秦以其地為「閩中郡」。其首領或為越王勾踐的後裔，漢初受封為閩越王。治東冶（今福州），後分為繇和東越兩郡。此為勿軒詩中所謂「南越徼」、「秦漢列職方」之意涵。¹⁴¹引詩的第五句至第八句敘述福建的開發始於李唐。隋唐時代各地都極力推行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學教育，尤其唐代州縣官學已普遍設立，依據載籍，當時福建沿海地區已確知有漳州州學與福州府學。有唐時代福建出現第一位進士薛令及第一位全國知名的文人歐陽詹。雖然與其他文教蓬勃發展的區域相較，福建依然相形見绌，但已呈現發展的契機。¹⁴²第九、十兩句是讚美唐代任福建諸州觀察使常袞的勤政愛民及建樹。¹⁴³韓愈〈歐陽生哀辭〉一文中亦提及此人：「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為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¹⁴⁴其實

¹⁴⁰ 〈寄張廉訪〉，《全宋詩》，卷 3673，頁 44094。

¹⁴¹ 「七閩」之說參見劉樹勛，《閩學源流》（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 年），〈緒論〉，頁 1。「閩越」之意，參見何綿山，《閩文化續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第一章，頁 1-6。

¹⁴² 陳慶元，《福建文學發展史》（福州：教育出版社，1996 年），頁 36-56；劉海峰、莊明水，《福建教育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 年），頁 1-34；林拓，〈從化外之地列兩個文化帶的相繼發育——宋代以前福建文化地域格局的演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卷 16 輯 1（2001 年 3 月），頁 39-40。

¹⁴³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常袞傳》（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卷 150，頁 4809-4810。

¹⁴⁴ 《全唐文》，卷 567，頁 5740-1。唐代於不設節度使區域設觀察使，領兵甲、財政、民

唐代閩人的文學創作與學術成就並不傲人，勿軒「詩書被餘照」之語，或為誇大。以文學而言，《全唐詩》及其《外編》所錄此期的閩籍詩人寥寥無幾，莆田鄭露應是最早有作品存世的詩人。此詩末二句則述朱熹融會南傳的伊川洛學，樹立了閩學道統，為福建人文開啟嶄新的局面。

〈茶荔謠〉與〈寄張廉訪〉詩，同樣是以回顧閩越的歷史發端：

閩地本荒落，山川亦何奇。嬴劉始為郡，望秩暨武夷。通仕良鮮少，貢入還稀微。晚唐得常公，文化今有遺。國初歸職方，況復兵革稀。聖化溥涵育，生活浩無涯。¹⁴⁵

第四句「望秩」，意為按等級望祭山川，《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載漢武帝祭祀「武夷君用乾魚」，此詩句即言其事。¹⁴⁶第七句中的「常公」，即指前首例詩中的「觀察翁」常袞。引詩的末四句，乃述說時至宋朝福建快速發展、文教勃興、人才薈萃，儼然成為東南文化重鎮。

前文詩例〈觀洛行〉首四句：「我生海南萬山間，出門岡隴相迴環。平田更無十里闊，何處知有天地寬。」¹⁴⁷則是陳述福建三面環山缺少平原的閉塞地理環境。勿軒另一首詩〈遊武夷山〉前半段則完全敘述武夷山的傳說歷史。¹⁴⁸凡此均呈現了勿軒濃烈的福建區域空間與時間的認同與情感。

二、閩學之承繼與傳揚

以朱熹為中心的閩學，是福建學術、文化的精髓，上至為政牧民，下至日常生活；外至禮儀制度，內至修身養性，無不受其影響。在前文「詩

俗之事謂之都府，權任甚重，乃地區發展之關鍵人物。

¹⁴⁵ 〈茶荔謠〉，《全宋詩》，卷 3673，頁 44097。

¹⁴⁶ 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駟集解，《史記·封禪書》（臺北：藝文印書館，2005 年 2 月），頁 547。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 6 月），頁 1218。

¹⁴⁷ 〈觀洛行〉，《全宋詩》，卷 3674，頁 44109。

¹⁴⁸ 詳見本節（四）區域地標景觀武夷山一節。

歌風貌」一節中，已闡釋勿軒的道學詩歌字裏行間盈溢對道統的關注、朱子宗師典型的樹立、知行並重理念的宣導，以及興學教化的理想等。

熊禾自帝昺祥興二年（1279），宋亡之後即決志著述、講學，其對地方教育之貢獻，在所作詩歌中可獲得重要的信息。

宋亡後熊禾曾往崇安翁坊之洪源，講學數年，並築長林書院，¹⁴⁹稍後則長居武夷山讀書、講學，達十二年之久，並且曾在武夷五曲晚對峰之左，築洪源書堂，從遊者有來自江左、東吳、漳、泉等地的學子。¹⁵⁰在此一時期內，熊禾也曾主持翻修武夷書院和建陽縣學。¹⁵¹

勿軒〈送夏思學歸江東序〉云：「丙申秋，余歸鰲峰聚徒，遠近士交成集，行舍菜禮，上饒謝平叔、夏思學預焉。」¹⁵²據此，熊禾於五十歲時，返回故居建陽興學傳道，並於「雲谷之陽，鰲峰之下創小精覺，中為夫子燕居，配以顏、曾、思、孟，次以周、程、張、朱，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隆道統也。」¹⁵³冀望能確立儒學道統，以及孔廟祭祀禮中從祀和配享的賢哲。擴充後之書院，「以其門對雲谷，而又寓文公沒而道之傳在於是」，故改題為「雲谷書院」。¹⁵⁴勿軒另有一首與鰲峰書院相關的詩作〈乙巳元日鰲峰書院拜會五十五人〉詩，呈現「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的欣悅之情。¹⁵⁵

¹⁴⁹ 見明·丘錫，〈鰲峰書院記〉，《熊勿軒先生文集》，卷 6，頁 9。

¹⁵⁰ 〈鰲峰書院記〉，《熊勿軒先生文集》，卷 6，頁 9。

¹⁵¹ 〈經理武夷書院〉，《全宋詩》，卷 3674，頁 44106。《勿軒集》中亦有〈重修武夷書院〉一文，見《全元文》，卷 588，頁 561。

¹⁵² 見《全元文》，卷 587，頁 521。舍菜禮所作祭文，見〈鰲峰祭先聖文〉，《全元文》，卷 589，頁 597-599。

¹⁵³ 〈三山郡泮五賢祀記〉，《全元文》，卷 589，頁 574。

¹⁵⁴ 見楔處約，〈勿軒先生傳〉，《熊勿軒先生文集》卷 6，頁 1；丘錫，〈鰲峰書院記〉，《熊勿軒先生文集》，卷 6，頁 9。

¹⁵⁵ 參前文對該詩之詮說。

據勿軒〈建陽書坊同文書院記〉及〈同文書院上梁文〉，¹⁵⁶可知他回鄉其間也參與建陽書坊同文書院的重建工作。再者，他曾為劉應李在建陽所建的化龍書院寫記，¹⁵⁷在在顯示他對鄉梓興學的熱情。

勿軒〈三山先賢祠落成八首〉，當是與〈三山郡泮五賢祀記〉同一時期之作品。¹⁵⁸乃為福州郡學的五賢祠而作。明、清兩代孔廟的祭祀禮，除「七十二子不列從祀」及「十哲的調動」有爭議外，餘多從勿軒之說。¹⁵⁹

檢讀熊禾詩文中另有：〈聞崇安縣學立碑〉、〈別福清諸友〉、〈別永福諸友〉詩，¹⁶⁰以及〈跋謝春堂詩義後〉、〈跋林氏兄弟遺事後〉、〈洛陽新建同文書院〉、〈母梅庵題考亭書院祀田〉、〈張以謙字說〉、〈考亭書院記〉、〈晉江縣學記〉諸文，¹⁶¹從這些詩文的命題和內容，得以略知其足跡，歷泉州、同安、福州、福清、永福、莆田，涵蓋閩東和閩南各地。¹⁶²朱子對閩學的宣揚，實並不限於閩北地區。

三、區域之經濟與物產

勿軒集中有〈寄張廉訪〉、〈上致用院李同知論海舶〉、〈茶荔謠〉¹⁶³等為民請命的詩歌，觸及福建之鹽、茶、荔枝的生產、進貢，以及福建的海

¹⁵⁶ 分見《全元文》，卷 589，頁 562、601。

¹⁵⁷ 〈三山先賢祠落成八首〉，見《全元文》，卷 589，頁 595-596。

¹⁵⁸ 朱鴻林，〈元儒熊禾的傳記問題〉，頁 348，以為是 55 歲時之作品，惟不知何據。

¹⁵⁹ 參見朱鴻林，〈元儒熊禾的學術思想問題及其從祀孔廟議案〉，《史藪》卷 3（1998 年 12 月），頁 185-190。

¹⁶⁰ 熊禾以上詩歌分見《全宋詩》，卷 3673，頁 44092、44105、44112。

¹⁶¹ 分見《全元文》，卷 587，頁 532-533、541；卷 588，頁 563、565、559；卷 589、頁 584、571-574。

¹⁶² 朱鴻林在〈元儒熊禾的傳記問題〉一文中認為勿軒南遊當在五十五歲之後，蓋因文中多述及年代，如〈晉江縣學記〉、〈跋林氏兄弟遺事後〉二文作於辛丑年（1301），〈張以謙字說〉作於甲辰年（1304），〈考亭書院記〉作於大德十一年（1307）。惟若干詩文無從考知創作年代者，似未宜皆歸於晚年之作，故其南遊之舉亦無法皆歸諸五十五歲之後。

¹⁶³ 熊禾以上詩歌分見《全宋詩》，卷 3673，頁 44094、44095、44097。

舶商業，而其中鹽、茶和海舶商業是福建最聞名、且是最重要的經濟來源。《宋史·地理五》云：「福建路，蓋古閩越之地。……有銀、銅、葛越之產，茶、鹽、海物之饒。」¹⁶⁴〈茶荔謠〉詩主要是針對茶荔生產過盛，而妨礙農作物的均衡種植，所引發之民生問題提出呼籲。¹⁶⁵

福建農業的商品化生產最有名的是水果，其中又以荔枝、龍眼聞名於時。沿海荔枝種植十分廣泛，所謂「漫天紅錦荔枝林」，¹⁶⁶經由宋代蔡襄《荔枝譜》宣揚後，閩中啖荔枝成為人人嚮往的雅事。元代吳立夫〈荔枝行〉云：「炎雲六月光陸離，人在閩南餐荔枝，荔枝日餐三百顆。」¹⁶⁷名儒程鉅夫亦有詠荔枝詩：「何人日啖三百顆」、「不知世上有甘肥」。¹⁶⁸據《八閩通志·食貨志》載，元代福州路每年得向朝廷進貢「錦荔枝二十萬顆」，「錦圓眼二十萬顆」。¹⁶⁹無怪乎熊禾有「民力固甚憊，卉木且具腓」之慨歎。

福建之茶葉亦為貢品之一。《宋史·食貨志》云：「茶有二類，曰片茶，曰散茶。片茶蒸造，實棗模中串之，唯建、劍則既蒸而研，編竹為格，置焙室中，最為精潔，他處不能造。有龍、鳳、石乳、白乳之類十二等，以充歲貢及邦國之用。」¹⁷⁰引文中之建、劍乃指福州路之建寧府和南劍州。所謂片茶，即壓製成塊的固形茶；所謂散茶，即未經壓製的散條形茶葉。建、劍「既蒸而研」的茶又稱為研膏茶，始於唐代，《畫墁錄》載：「貞元

¹⁶⁴ 《宋史·地理五》，卷 89，頁 2210。

¹⁶⁵ 〈茶荔謠〉，《全宋詩》，卷 3673，頁 44097。

¹⁶⁶ 元·戴表元，〈陸君采都目入閩詩〉，《剡源戴先生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 30，頁 472。

¹⁶⁷ 元·吳立夫，〈荔枝行寄王善文〉，《淵穎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 6，頁 169。

¹⁶⁸ 元·程鉅夫，《雪樓集》（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 年），卷 27，頁 381。

¹⁶⁹ 明·陳道、黃鍾昭纂修，《八閩通志·土貢》，《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影印天津圖書館藏明弘治刻本，1996 年），史部 177 冊，頁 616。

¹⁷⁰ 《宋史》，〈食貨志〉，卷 136，頁 4477。

中，常袞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之研膏茶。」¹⁷¹

「北苑」為福建最著名之貢茶出產地，位於「建城東二十五里」¹⁷²，關於北苑之名，「始於南唐以金陵禁苑北苑使領造建州貢茶，遂將所造之茶稱為北苑茶，出茶之處稱為北苑，是園以茶名，茶以使名，而使以禁苑名也。」¹⁷³熊禾於大德二年（1298）十一月撰寫〈北苑茶焙記〉一文，述及北苑貢茶歷史與元代北苑產茶概況，為頗珍貴之史料，該文說：

唐末里民張暉，始表而上之。宋初丁謂漕閩，貢額驟溢，斤至萬數。慶曆承平日久，蔡公襄繼之，製益精巧，建茶遂為天下最。¹⁷⁴

丁謂（966-1037）即丁晉公，宋蘇州長洲人，字謂之，太宗淳化三年（992）進士。他極力宣揚建甌茶，著《北苑茶錄》，使北苑茶聲名大噪。宋仁宗慶曆年間（1041-1048），蔡襄為福建轉運使，親赴北苑監制貢茶，在片茶已有的基礎上加以改革創新，把原有八片一斤的「龍鳳大團茶」，改為二十片為一斤的「龍鳳小團茶」。「小團茶」是採用極鮮嫩的茶芽為原料，並飾以精美的龍鳳和花草圖案，獲得仁宗和朝野的喜好，因而產量供不應求。¹⁷⁵歐陽修在《歸田錄》中讚美說：「其品絕精，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值金二兩，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¹⁷⁶蔡襄並因仁宗垂問北苑茶事，而於仁宗皇祐年間（1049-1053）撰就《茶錄》一書，全文雖不及八百字，卻言簡意賅說明當時品茗風尚，補充《茶經》和《茶圖》未

¹⁷¹ 宋·張舜民，《畫墁錄》，《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冊86，頁590；沈冬梅，〈論宋代北苑官焙貢茶〉，《浙江社會科學》期4（1997年），頁99。

¹⁷² 〈北苑茶焙記〉，《全元文》，卷589，頁592。

¹⁷³ 沈冬梅，〈論宋代北苑官焙貢茶〉，頁99。沈文中對「北苑」名稱由來，有較詳細之考述。

¹⁷⁴ 〈北苑茶焙記〉，《全元文》，卷589，頁592。

¹⁷⁵ 參見樊如霞，〈宋代福建北苑「貢茶」與蔡襄《茶錄》的問世〉，《閩江學院學報》卷28期4（2007年），頁27。

¹⁷⁶ 宋·歐陽修，《歸田錄》，卷2，《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冊83，頁434。

述及的問題，此書之刊行更使北苑茶揚名四海。¹⁷⁷據《宋史·食貨·茶下》記載：「(北苑貢茶)太平興國始置，大觀(宋徽宗年號，1107-1110)以後製愈精，數愈多，勝式屢變，而品不一，歲貢片茶二十一萬六千斤。」¹⁷⁸如此高量生產，富了茶商，卻妨礙一般農作物的正常耕種，此即勿軒所焦慮的「歲獻妨耕犁」。

或以為福建北苑貢茶生產結束於宋亡，然據勿軒〈北苑茶焙記〉之說明，得知元初忽必烈為招攬人心，曾免除福建雜貢，北苑亦在免除之列，然「建在遐壤，越五載而後錫貢。宰相制用如式，歲為斤止千，視前代之減額又逾半。」¹⁷⁹大德年間，福建行省平章高公惠指令建寧路官員修復北苑宮觀設施，恢復了宋代規模。¹⁸⁰王禎《農書》載：「茶，……閩、浙、蜀、荊、江、湖、淮南皆有之，惟建溪北苑所產為勝。」¹⁸¹此反映了元代福建北苑茶之地位。

勿軒〈寄張廉訪〉詩乃是為鹽民請命的詩歌，指陳元代鹽制的弊端。福建為我國海鹽的重要生產地，《宋史·食貨志》云：「鬻海為鹽，曰京東、河北、兩浙、淮南、福建、廣南，凡六路。」¹⁸²福建海鹽的主要產地是面海的福、泉、漳、興化四軍州。《宋史·食貨志》云：「其在福建曰福州長清場，歲鬻十萬三百石，以給本路。天聖以來，福漳泉州、興化軍皆鬻鹽，歲視舊額增四萬八千九百八石。」¹⁸³

¹⁷⁷ 《茶錄》分上下兩篇，上篇〈論茶〉，共分十節，依次為「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羅茶」、「候茶」、「焙茶」、「點茶」等；下篇〈論茶器〉，計有九節，依次為「茶焙」、「茶籠」、「砧椎」、「茶鈴」、「茶碾」、「茶羅」、「茶盞」、「茶匙」、「湯瓶」等。

¹⁷⁸ 《宋史》，卷 184，頁 4509。

¹⁷⁹ 〈北苑茶焙記〉，《全元文》，卷 589，頁 592。

¹⁸⁰ 〈北苑茶焙記〉，《全元文》，卷 589，頁 592。

¹⁸¹ 元·王禎，《農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冊 730，頁 402 下。

¹⁸² 《宋史》，卷 181，頁 4426。

¹⁸³ 《宋史》，卷 183，頁 4461。

元初福建有七座大鹽場：海口、牛田、上里、惠安、潯美、語州、丙州，散布在福清、莆田、惠安、晉江、南安、同安諸縣。¹⁸⁴元代行鹽引制，每引約四百斤。元世祖至元十三年，額定鹽產量為六千五十五引，以後逐年增加，至元二十九年為七萬引，大德十年為十萬引，至大元年最高為十三萬引，約五千多萬斤，較之宋代明顯增加。¹⁸⁵「(元)至順元年(1330)實辦課三十八萬七千七百八十三錠。其工本鈔，煎鹽每引遞增至二十貫，曬鹽每引至一十七貫四錢。」¹⁸⁶歷代「鹽」均為官府專賣，且課稅嚴苛，經常引發民怨，《宋史·食貨下五》所記者均為福建路防弊除害之鹽法，但依然難抑止弊端。¹⁸⁷

勿軒有〈上致用院李同知論海舶〉詩，此詩指陳福建海舶商業繁興，海商尚利輕義，甚者不顧自身安危，唯利是趨；而一般從事耕織業之小農民，則苦受剝削，生活無以為濟。其詩云：

生財昧大道，民命是益腹。管商一作俑，蠹弊貽千年。漁鹽尚抑末，奈何誘開阡。……寒機凍女手，汗粒積農肩。織衣不上體，舂粟不下嚙。傷哉力田家，欲說涕淚漣。何如棄之去，逐末利百千。矧此賈舶人，入海如登仙。遠窮象齒微，深入驪珠淵。大貝與南琛，錯落萬斛船。取之人不傷，用之我何愆。奈何昧輕重，屑屑窮算鞭。錙銖較鷺股，漏網魚吞船。¹⁸⁸

《漢書·嚴助傳》已載：「(閩越人)習於水鬪，便於用舟。」¹⁸⁹《通志·

¹⁸⁴ 徐曉望，〈論元代福建商品生產的發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期3（2000年），頁61。

¹⁸⁵ 日·河上光一在〈宋代福建食鹽的生產〉一文中，對福建之鹽產地與鹽產額、製鹽技術、鹽埕等所述甚詳，可資參考。參見《鹽業史研究》期3（1994年），頁32-38。

¹⁸⁶ 明·宋濂等撰，〈食貨志·鹽法〉，《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卷94，頁2392。

¹⁸⁷ 明·宋濂，〈食貨下五〉，《元史》，卷183，頁4461-4466。

¹⁸⁸ 《全宋詩》，卷3673，頁44096。

¹⁸⁹ 漢·班固，《漢書》，卷64，頁2778。福建古稱七閩，學者認為是古越族的一個分支，或與南遷的古越族融合而為越族。

鄭弘傳》亦載：「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今福州）泛海而至。」¹⁹⁰「舊交趾七郡」為今兩廣南部和越南北部地區，得見漢代福州已是臺灣海峽往來船隻的轉運站。唐宋之際，福建商業快速發展，唐大中四年（850）福建官員鄭季方任浙江東道回易軍賜使，專門經營福建與浙江的海上貿易，成為當時最大的官方海商。¹⁹¹五代閩國王審知開甘棠港，發舶南海、新羅、日本，使福建海上貿易加入了當時西太平洋沿岸與印度洋沿岸聯結成的海上「絲綢之路」的運作，福州、泉州一帶出現福建早期的海商集團，蘇軾〈論高麗進奉狀〉云：「福州一路，多以海商為業。」¹⁹²因當時泉州設有市舶司而成為宋代著名的國際貿易港，與三十六個國家有貿易往來。

¹⁹³

海舶商業繁興，改變了福建的經濟形態，也對純樸民風造成負面影響，張守〈賜福建制置使辛企宗詔〉云：「七閩險遠瘠薄，俗即纖嗇以趨利，間多椎剽而為奸。」¹⁹⁴勿軒詩歌則反映元初福建海舶商人唯利是圖，小農經濟遭受破壞的實情。

四、區域地標景觀武夷山

勿軒詩集中描寫山水景物的作品不多，但有數首與武夷山相關的詩篇卻極為特殊。〈遊武夷山〉詩主要是敘述武夷山的地理環境、歷史傳說與對朱子的懷思，並未涉及景物描摹，不同於一般的遊覽創作，其中段云：

¹⁹⁰ 宋·鄭樵，《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卷108，頁1563-2。

¹⁹¹ 參泉州出土〈唐鄭季方墓誌銘〉，轉述自王曉文，〈試析歷史地理環境中福建海商的興衰〉，《經濟地理》卷23期5（2003年9月），頁699。

¹⁹² 宋·蘇軾，《蘇東坡全集·奏議集》（臺北：河洛出版社，1975年），下冊，卷6，頁468。

¹⁹³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風俗形勝》（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年），卷30，頁1368-1371。

¹⁹⁴ 宋·張守，《毘陵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四庫全書珍本別輯》），卷1，頁6a。

嘗言十三君，隱隱避秦侶。一日厭塵寰，冷然遂高舉。上山娛賓雲，下山滿豺虎。神仙何渺茫，虹橋想虛語。桃源亦其類，好事自誇詡。風氣日已開，蛇斷出真主。遂令閩山陬，盡入職方宇。¹⁹⁵

武夷山位於福建路建寧府崇安縣南三十里，為道書所謂的「第十六昇真元化洞天」，其開闢發展史中充滿了仙蹤道氣。引詩中涉及的傳說歷史和典故包括：「十三君」、「幔亭招宴」、「桃花源」、「蛇斷出真主」，以及末聯福建「盡入職方宇」的歷史記載等。首二句乃十三仙之傳說，蓋秦代紛擾暴亂，有十二個人避居武夷，謁見居於大王峰下學仙的魏王子騫，同在大王峰下修煉，隨後皆蛻化仙去。¹⁹⁶

第五至八句，乃為「幔亭招宴」的故事，《雲笈七籤》卷九六載：「武夷君，地官也，相傳每於八月十五日大會村人於武夷山上，置幔亭，化虹橋通山下。」¹⁹⁷又，《武夷紀要圖說》記幔亭峰云：「魏王子騫與皇太姥、武夷君，架虹橋、設幔，宴曾孫之處。」¹⁹⁸引文中之武夷君、皇太姥與魏王子騫同為武夷山傳說中之早期仙人。武夷君相傳為神仙下凡，乃受上帝命「統錄地仙，授館於此（武夷山）」。¹⁹⁹皇太姥，相傳為神星之精，以采黃精為生，能呼風檄雨，乘雲而行，秦人呼之為「聖母」，眾仙人尊之為「皇太姥」。引詩中之「曾孫」，即指鄉人，相傳宴會時，幔外空中有贊者稱鄉人為「曾孫」。²⁰⁰

¹⁹⁵ 〈遊武夷山〉，《全宋詩》，卷 3673，頁 44099。

¹⁹⁶ 參見《福建通志》〈列仙傳·道士傳〉；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宋·祝穆，《方輿勝覽》，見清·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冊 197，頁 48-49；何敦鏞，〈武夷山古代道教文化探略〉，《福州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卷 21 期 1（2001 年 2 月），頁 75-76。

¹⁹⁷ 宋·張君房，《雲笈七籤》，《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年），頁 660。

¹⁹⁸ 《古今圖書集成》，冊 197，頁 48。

¹⁹⁹ 清·陳夢雷編，〈方輿彙編山川典·武夷山部〉，《古今圖書集成》，冊 197，頁 48。

²⁰⁰ 分別參見何敦鏞，〈武夷山古代道教文化探略〉，頁 75；方彥壽、徐貫行主編，《閩北掌故》（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163-164。

陶淵明「桃花源」典故，已是家喻戶曉在此不再贅述。「蛇斷出真主」乃是福建稱為「閩」之由來。²⁰¹末二句則牽涉「武夷」納入中國版圖的歷史。「武夷」最早見於《史記·封禪書》：「(祠)武夷君用乾魚。」²⁰²《漢書·郊祀志》也有相同之記錄，²⁰³時約在漢武帝後元二年(公元前 87)，此乃勿軒所謂閩山「盡入職方宇」的大概年代。

武夷山是福建道教聖地，勿軒詩歌陳述了武夷山充滿神秘色彩的歷史背景。

〈入武夷山〉二首，作者流露仙思、道氣的隱逸情懷，其一云：

一見識君多道氣，再陪仗屨此躋攀。高山流水知公志，明月清風共我閑。落落半生心未泯，寥寥千載事相關。出山一步塵埃滿，便好賚糧莫出山。²⁰⁴

武夷山為福建道教勝地，勿軒身在其境，自不免受其氛圍感染，暫時忘卻儒者之使命，竟艷羨倘佯於清風明月的悠閒歲月與仙人的安樂長生，此詩第二首的結語云：「蒼生辛苦何終極，控鶴仙人去不還。」²⁰⁵大有羽化登仙、遺世獨立之思。〈登昇真岩〉一首，也與〈遊武夷山〉二首同調。

²⁰⁶

勿軒真正以歌詠武夷山風景為主題的詩歌只有〈咏武夷懷朱晦翁〉七律一首，此詩前六句寫景，尾聯始點題：「我來只欲平林去，細叩先生玉版扉」²⁰⁷，是採用以景襯情的手法，詳見前文解說。

²⁰¹ 何綿山，《閩文化續論》，頁 2-4。

²⁰² 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駟集解，《史記·封禪書》，頁 547。

²⁰³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 6 月)，頁 1218。

²⁰⁴ 〈入武夷山〉，《全宋詩》，卷 3674，頁 44107。

²⁰⁵ 〈入武夷山〉其二，《全宋詩》，卷 3674，頁 44107。

²⁰⁶ 〈登昇真岩〉，《全宋詩》，卷 3673，頁 44092。

²⁰⁷ 〈咏武夷懷朱晦翁〉，《全宋詩》，卷 3674，頁 44114。

除歌詠武夷山外，熊禾還撰賦四首七古〈赫曦臺四景〉，分別描摹赫曦臺之「薄暮明霞」、「中宵皓月」、「中夜白雲」、「雞鳴出日」四景。赫曦臺位於建陽縣西崇泰里，乃是勿軒家鄉的勝景。²⁰⁸

結 語

南宋遺民在生活行止上大體可分為：孤臣義士、高蹈固窮、講學傳薪三種型態，²⁰⁹熊禾當屬於第三類型。他隱居不仕，主要是基於不事二姓的忠君觀念，以及度時之不可為，因而高蹈全志。其思想乃植根於傳統孔孟之道，並深受朱子學說的影響。²¹⁰熊禾雖然維持著一分閒雅、自適的隱逸生活形態，但仍具有積極的人生態度和奮鬥目標，縈迴在詩歌字裡行間的使命感顯然可見、可感。這當是「講學傳薪」類型遺民的共同情懷。

《勿軒集》中的古體佔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得見熊禾重古體、輕近體的現象，惟其古、近體詩均呈現個人寫作特色。就內容而言，勿軒詩多呈現嚴肅的說教面貌，為另類的「道學詩」，然亦有小部分詩歌以言情記興為主，又流露詩人的懷想與神思。若與同一時期福建遺民群體成員之詩歌作品相較，勿軒近於陳普，而異於丘葵與黃鎮成。²¹¹陳普詩歌之道學

²⁰⁸ 見明·李賢等著，《明一統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473，頁592下。《湖廣通志》載：「赫曦臺在嶽麓山，朱子名麓山之頂曰赫曦。」見清·邁柱等監修，《湖廣通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534，頁85下。命名為「赫曦」者，不只一處，以地緣推論，勿軒所歌咏者當為建陽縣之赫曦臺。

²⁰⁹ 參見方勇，《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研究》，頁111-126。

²¹⁰ 參看 Frederick W. Mote, "Confucian Eremitism in the Yüan Period," in *The Confucian Persuasion*, ed. Arthur F. Wright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202-240.

²¹¹ 陳普(1244-1333)，字尚德，號懼齋，寧德人，今傳《石堂先生遺集》。丘葵(1244-1333)，字吉甫，同安人，今傳《釣磯詩集》五卷。黃鎮成(生卒不詳)，字元鎮，邵武人，今傳《秋聲集》十卷。

面貌更濃於勿軒；而丘葵和黃鎮成作品偏於以言情為主的文人之詩。²¹²《勿軒集》中仍涵蘊幽微的情韻、思致，或與熊禾較融通的文學見解有關。他在〈題童竹澗詩集序〉云：

古之君子立身行世，節行為上，辭藝次之。胸中有所蘊抱，非假是不能自達，故可以見情，不可以溺志，《詩》其一也。古三百篇，上自朝廷，下至委巷，情性之所發，禮義之所止，千載而下，誦其詩，知其人。靈均之騷，靖節、子美之詩，痛憤憂切，皆自肺腑流出，故可傳。不然，則雖嘔心冥思，極其雕鏤，泯泯何益？近代詩人，格力微弱，駸駸晚唐五季之風，雖謂之無詩可也。²¹³

顯然，熊禾並未視文學只是載道工具，而肯定其抒發胸懷蘊抱的功能，文學創作主在呈現真情，惟不可「溺志」，即將心思陷溺於其中。他盛讚《詩經》風謠、屈原、陶淵明、杜甫真情流露、反映時代、出自肺腑的創作，反對因文造情，徒用心於文字雕琢而毫無情韻、格力的篇章。宋末盛行的晚唐、五代詩風，熊禾以為不足以稱之為詩。勿軒在〈題東坡詩集後〉五言古詩中，亦表達了類似的見解：

東坡真天人，再拜當欽衽。千古岷峨英，浩氣發耿耿。用世固磊落，作詩更雄騁。……雪堂何從容，人事得盡屏。江山拓胸次，風月動佳興。我觀此時詩，下語已清永。晚喫惠州飯，晨夕對蔬笋。和陶數十篇，習氣脫畧盡。²¹⁴

雖然作者在詩中強調「文固氣所充，要在以理勝」，並以「浩氣」、「正道」為評述主軸，且批評東坡「習縱橫」及作品中的「玄寂」之想，但並不否定他從容馳騁的文學才思與開合自如的健筆。「東坡真天人，再拜當欽

²¹² 參見王次澄，〈南宋福建遺民丘葵及其《釣磯詩集》〉，《鄭因百先生百歲冥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2005年7月），頁203-234。

²¹³ 〈題童竹澗詩集序〉，《全元文》，卷587，頁534。

²¹⁴ 〈題東坡詩集後〉，《全宋詩》，頁44101-44102。

衽」，勿軒的傾慕之情，溢於言表。一般文學史中對理學家之詩歌創作往往以言理不言情之「道學詩」概括之，然若細讀之，則不盡全然，熊禾之詩作即是最佳的例證。

所謂「區域」除具有自然、空間的意義外，還包含政治、經濟、軍事和人文的意蘊。因而「地域」應是立體而非平面的概念。空間範圍和地理環境是表象，其深層則是風土人情、人文教化、禮儀制度、居民秉性等的綜合體現，「群體的意識形態」則是「區域」的核心。本文使用文學文獻——熊禾的詩歌作品，述說其區域文化意涵，包括歷史地理、風土人情、人文教化、物產經濟等層面的點滴，或許是從事文學跨領域研究者值得嘗試的新方向。

徵引文獻

(一) 古籍

- 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駢集解，《史記》，臺北：藝文印書館，2005年。
- 漢·班固著，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宋·張君房，《雲笈七籤》，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四部叢刊·初編》本。
-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
- 宋·歐陽修，《歸田錄》，《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
- 宋·蘇軾著，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宋·蘇軾，《蘇東坡全集》，臺北：河洛出版社，1975年。
- 宋·黃庭堅著，劉琳等校點，《黃庭堅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
- 宋·鄭樵，《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
- 宋·張守，《毘陵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四庫全書珍本別輯》。
- 宋·朱熹注，《四書集注》，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
- 宋·朱熹編，《二程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宋·朱熹編，《二程遺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年。
- 宋·張鎡輯，《皇朝仕學規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
- 宋·熊禾，《熊勿軒先生文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年《四部叢書集成》正誼堂全書本。
- 宋·熊禾，《重刊熊勿軒先生文集》，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宋集珍本叢刊》本。

- 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續修四庫全書》本。
- 元·程鉅夫，《雪樓集》，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年。
- 元·戴表元，《剡源戴先生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元·吳立夫，《淵穎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元·王禎，《農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明·宋濂等撰，《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
- 明·陳道、黃鍾昭纂修，《八閩通志》，臺南：莊嚴文化事業，1996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天津圖書館藏明弘治刻本。
- 明·馮繼科纂修，《建陽縣志》，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
- 明·李賢等著，《明一統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明·黃宗羲等著，《宋元學案》，臺北：世界書局，1983年。
- 清·清高宗敕撰，《欽定續通志》，臺北：新興書局，1959年。
- 清·永瑢等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
- 清·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清·王梓材、馮雲濠著，張壽鏞補校，《宋元學案補遺》，臺北：世界書局，1974年。
-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謝道承等編，《福建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續修四庫全書》本。

清·董天工，《武夷山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本。

清·邁柱等監修，《湖廣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清·柯劭忞，《新元史》，天津：徐氏退耕堂，1916年。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清·顧嗣立，《元詩選·初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清·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臺北：文星書店，1964年。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二）近人編輯、論著

中國古籍善本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方勇，《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方彥壽、徐貫行主編，《閩北掌故》，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

王次澄，〈南宋福建遺民丘葵及其《釣磯詩集》〉，《鄭因百先生百歲冥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民國94〔2005〕年7月。

王雲五主編，《嘉慶重修一統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

王曉文，〈試析歷史地理環境中福建海商的興衰〉，《經濟地理》卷23期5，2003年9月，頁699-703。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刊》，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

朱鴻林，〈元儒熊禾的傳記問題〉，《慶祝楊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論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

朱鴻林，〈元儒熊禾的學術思想及其從祀孔廟議案〉，《史藪》卷3，1998年12月，頁173-209。

何敦鏞，〈武夷山古代道教文化探略〉，《福州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卷

- 21期1，2001年2月，頁73-78。
- 何綿山，《八閩文化》，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
- 何綿山，《閩文化續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 廷祥，〈試論地域、地域文化與文學〉，《社會科學輯刊》期4，2004年，頁123-124。
-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
- 沈冬梅，〈論宋代北苑官焙貢茶〉，《浙江社會科學》期4，1997年，頁98-102。
- 沈起煒，徐光烈編，《中國歷代職官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3年。
- 林拓，〈從化外之地到兩個文化帶的相繼發育——宋代以前福建文化地域格局的演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卷16輯1，2001年3月，頁35-46。
- 林拓，《文化的地理過程分析——福建文化的地域性考察》，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
- 胡玉縉，《四庫總目提要補正》，上海：上海書店，1998年。
- 徐曉望，〈論元代福建商品生產的發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期3，2000年，頁57-63。
- 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陳高華、史衛民，《中國經濟通史·元代經濟卷》，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2年。
- 陳慶元，《福建文學發展史》，福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
- 陳鐘凡，《兩宋思想述評》，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
- 楊伯峻，《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 趙模修、王寶仁纂，《建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
- 劉海峰、莊明水，《福建教育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
- 劉樹勛，《閩學源流》，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
- 樊如霞，〈宋代福建北苑「貢茶」與蔡襄《茶錄》的問世〉，《閩江學院學報》卷28期4，2007年8月，頁25-28。

中央大學人文學報 第三十六期

謝水順、李珽，《福建古代刻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日〕河上光一，〈宋代福建食鹽的生產〉，《鹽業史研究》期3，1994年，
頁32-38。

Hucker, Charles O. *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Mote, Frederick W. "Confucian Eremitism in the Yüan Period." In *The Confucian Persuasion*, edited by Arthur F. Wright, 202-240.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